肅宗朝 下

二

輯要

十六

朝野輯要卷之十六

肅宗朝 中

戊辰持平尹世喜疏兵判李師命耽樂權勢以先正名相之孫自在章甫敢懷貪天之計殿下念其危疑之際少有調察之勞賜予特厚亦足滿志窮科第歷清要求錄追勳圖占高爵又欲得將兵之官探試於金錫翼〻〻知其不可有所云云與錫翼不協之說傳播搢紳而相臣必擬此人宰相當用宦官不知名之人而此人則人多致疑於宦官之知名臣竊惑焉苞苴絡繹貨財堆積陰祕之跡嫣同之行萬口一辭與情共憤猶畏勢炎之薰炙盤據之堅固未見一人為殿下言

之云云玉堂俞得一亦劾論竄師命于極邊〇東平君杭崇
善子也時寵愛出入非時國言頗喧吏判朴世采進袖劄
首言杭待遇偏厚 上目以一物藏教斥之領相南九萬右
相呂聖齊請對引植楠事 上藏教并竄北塞左相趙師錫在
外金壽興爲領相力救南呂二相又言諫院之批有人面獸
心之教昔宋帝譴訶羣臣有奴詬承吮語朱子大加憂歎作
書時宰責其不能規諫殿下此舉不幸近之又有大者朴世
采讀書守志素有重名乃目以一物此則甚於獸心之教
辭令之間恐不當如是 上即許改之又與左相趙師錫入言
兩相及朴事承 藏教

十月王子誕降昭儀張氏誕生○張氏母乘轎出入闕中持
平李益壽見之焚其轎推治其奴 上教以其入有命不爲論
啓而擅刑命內需司罪焚轎所由二人致殞 上追悔下教
命恤典舉行
己巳正月封元子 上命召大臣六卿三司教曰國勢單弱
莫大之計不在他矣 王子定名號若其敢有異意者納官退
去可也吏判南龍翼曰朝野顒望之際 王子誕生臣民慶
幸第定號之舉亦涉太遽令 內殿春秋方盛今此舉措豈
不太急乎 殿下退去爲教臣則退矣戶判柳尚運曰前頭
正宮若無螽斯之慶則國本自當定矣豈在今日之定不定

于兵判尹趾完工判沈梓所對畧同大諫崔奎瑞曰 聖上
春秋鼎盛 王子生纔數月何若是汲汲乎 殿下乃若以
官爵先為賫制至于退去之教未免失言矣 上曰上年五
月夢遇一人予問何時當有男子云則答云已懷孕云 王子
既生予心尤有特異領相金壽興曰前頭正宮若無螽斯之
慶則國本歸於何地乎若 王子衆多時則或立長或擇賢
今只有一王子成就之後國本從何歸乎 上曰宗社大計
不在多言名號擧行事分付該曹○南龍翼至辛未以 元
子定號時須教文中用夢蘭之語臺論配于明川
南龍翼字雲卿號壺谷蔡知非子成龜婿吏判典文○

公早歲裴英年二十四以前正言疾劇夢中作詩曰絶
塞行人少羈愁上客顔蕭〻十里雨夜度鬼門關不知
其何意辛未配明川翌年卒于謫所
○封昭儀張氏禧嬪○柳緯漢䟽天誘聖衷亟定 元子之
號膺斷旣決猶不能將順草〻辭語望〻塞責或以汲〻之
言顯有持難之意噫嘻此何言也無乃平素之蘊蓄者然耶
其不心悅誠服蓋可見矣時異則事異〻〻則勢變雖 殿
下自斷於宸衷群臣之心猶如此則此豈非時異而事異
者乎臣以為名以 元子不若直封世子示之以建本不若
定號為東宮則盤石輩固自此基矣又請放在謫諸人號入

因院啓命竄絶島盖有大禍将起之漸矣二月奉朝賀宋時
烈疏畧宋神宗年二十八生哲宗其母乃後宫朱氏也哲宗
十歳尚在藩王至神宗有病始冊為太子時有嘉岐二王之
嫌逼猶且如此優遊者帝王大舉措貴守于〻也况今無嫌
逼之憂諸臣有　王后有慶之說者為先事周詳之意也又
託昔年許穆疏進國本未定之語故相鄭太和曰　元子誕
生之日即國本已定之日由是其言不售矣後賊鑴等并緣
穆言潛挑禍機竟逐領府事臣金壽恒以下而逆竪之謀益
肆矣今者　聖明雖痛斥讒人安知不有繼此而求逞者乎
聖明在上自無其憂而讒人種子安知不起於千萬歳云〻○

備忘記曰儲嗣已建分義大定宋時烈以山林領袖敢以早
定國本頗有不滿之意引諭拯其放肆則柳緯漢疏中不悦
脈云者不是異事也是夜入直政院玉堂引見上曰宋時
烈疏名號已定之後乃引宋哲宗事予未知其意所在故招
爾等問之承旨李玄紀曰太早之意未知其所謂矣承旨尹
彬校理南致薰修撰李益壽曰孰敢異議於今日乎上曰
宋時烈與尹拯因一私事至今分裂以此觀之亦可推知矣
玄紀曰尹拯事舉世稱冤矣致薰曰拯則不欲與之相較云
矣上曰微事尚然大事可知時烈為山林領袖其言如此
風浪之起自可推知玄紀曰聖慮深遠矣益壽曰此則不

然矣宣有因此致不靖之端乎 上曰盖壽罷職又教曰柳
緯漢跡果不當而金壽興日昨登對以自古人君等為諂等
者謂人君輩也極為悖慢矣又 教曰名號已定之後敢引
宋哲宗事比而置之無將之徒將接跡而起宋時烈削奪官
爵門外黜送尹彬言三朝禮遇之臣一朝被罷如何 上怒
拿問尋竄○領相金壽興 命牌不進特罷政院三司以一
邊人特除睦來善金德遠特拜左右相朝著大變矣（己上朝野僉載
抄錄）○宋時烈圍籬安置司諫李沆正言睦林一掌令李允修
持平李濟民合啓宋時烈本以昏朝孽臣之子假托山林之
名己亥大喪倡為長喪論罷閔 宗社及至今日將心尚存

乃引宋朝不幸之事起亂人心動搖國本請極邉圍籬安置
答曰濟州安置嚴加荐棘○敎曰曾在乙丑有李震顏疏攻
尹拯故施以儒罰金壽恒伸救多端反其是非漸至乖激詞
劘之道果何在哉金壽恒罷職合啓金壽興金壽恒幷絶島
安置閔黯重遠竄○金壽恒賜死吏判沈梓禮判閔黯戶判
權大載兵判尹深刑判李宇鼎工判閔宗道叅贊柳命天判
尹吳始復吏叅俞夏益戶叅權愈刑叅朴相馨工叅申厚載
左尹〻以濟江留鄭樸禮議俞夏謙兵議李瑞雨叅知李玄
紀戶議李義徵工議朴廷璧大成柳命賢護軍睦林儒等疏
金壽恒設機調察大肆屠戮有曰金益勳有罪則臣亦有罪

曰記房啓辭臣不知其不可與孟勲表裡搆禍罪必誅一也
故相吳始壽之死也賂銀貨而陰畜於彼㗖譯舌而俾吏其
辭搆殺大臣罪必誅二也潛通宮禁以爲窺測密交主家以
爲蜚語罪必誅三也宋時烈引檀弓免子游裹䯻降君父引
宋朝不幸事動搖國本貫高漢之逆臣竊比於其體昭公魯
之暗君敢擬於先朝有必誅之罪無可赦之義特允三司
執法之正論 命金壽恒賜死已上僉載抄謄
金壽恒字久之號文谷清陰孫雲水居士光燦子孝
廟科領相典文謚文忠陽坡鄭公入相後三年文谷登
第二十二年大拜與鄭公同居鼎席世以此爲前古所

無公姿容絕美為北評事時北兵妓錦娘色貌絕藝北
兵使招謂曰汝若得幸於評事當重賞錦娘亦慕公風
釆冀一侍寢自冬至春終不得及公東裝將發錦娘冒
死泣訴公慜然笑曰早知汝如此吾何惜一歡乃言於
三吹之頃手招令至前握手書一絕句於裳言其縺眷
而發行錦娘抱裳泣不食三日死公聞之嗟悼及巳已
遣碧波之禍言於子姪曰吾無積殃唯錦娘一着終身
介念耳○尹以濟與公為六寸親少養於金家冣親厚
其歷內外官皆金力也及疏發以濟恭為一疏頭先以
濟方食却食泣曰吾為閔宗道所誤又不料一疏即允

[illegible][illegible]此皆詐也啜其泣矣何嗟及矣○兄谷雲壽增字延之
栖息山峽文史自娛兩弟位台無一干請世服其高尚
曰王考奉先誠敬惟精潔床卓無全漆莚席無紋紗爐
盒木燭臺令也僭越誠極寒心云官工參七十八卒○
退憂堂壽興字起之十二遭丙子亂庶弟壽徵生纔九
朔在道中患瘧賊兵在後舉家盡散公獨與一僕襁負
而走僕欲投而去公呼泣親抱遂至生全盖篤行自幼
如此　孝廟科領相
○庚申獄翻案右相金德遠陳請庚申逆獄伸冤事推惜閔
黯李壽徵李玄紀繕達伸吳始壽李元禎等冤堅持只論以

妖惡削金錫胄金萬基等勳杖殺金益勳李師命南斗北李
五身李光漢等金道淵歆藥死金鎮龜金鎮圭等皆竄絶島
進士鄭度均等幼學朴挨憲等館儒洪景濂等學儒許曤等
圻儒徐宗海等館學金昌錫等及第李師尚等相繼陳疏皆
被罰將校蔡以章等率軍門上疏未及徹○削勳教書曰錫
胄聯親躍龍賦性陰鷙外資新化跡雖近於同寅願贍私朋
意實在於逞臆惟其狼貪之逐逐不奪不厭是以虎視之眈
眈愈往愈甚萬基本以奸壬之魁久托肺腑之密當 先王
問禮之日一意欺天逮時烈被罪之辰百計為地背公死黨
之習痼次骨怨深併力合謀之誓成功齒旁伺招呼貴戚爭

弟不良之輩與之潛畨結納麁悍奸細無賴之流啗以大利
惟益勲暨師命實是腹心伊斗北與朴斌疇非羽翼詗察則
立身效力經營則先漢獻謀金錢蔑府庫之財厚賄閹宦萋
菲成貝錦之織飛語宮闈不幸相門之賤孽交結王室之迹
親謂時機之可乘密遣說客知驕恣之必亂故挑邪心始將
推命之術若效私誠終倣伏甲之言昧以奇禍遂蔑武安不
道之說引惹淮南非分之心將則必誅固三尺之難逭哀此
無辜奈一網之橫羅斗南之書纔投渭陽之啓繼上臺章亦
遂朝著先空悬書蒼黃鞫杖大起有若禍機迫在乎呼吸角
吹三更紛然鐵騎交馳乎道途環衛十日體府綢繆之謨反

作禍崇峽兵圍東之令亦歸亂階全忌之論蓋為懿親而目以釀亂之本親耕之請寔遵典禮而誣以廢后之謀 先朝顧命之元老再坐戍司山野讀書之儒臣驅入黨與王孫斃桁楊之下行路同悲宿將抱杜郵之冤三軍掩泣刳乎元戎之追告有所受之至於宗伯之禍刑尤可慘矣論以國法負擢髮難贖之辜等彼盟壇舉曠世罕有之典指水為誓辱歃血於銅盤謂天可誣至勒名於鈇券元惡次第俱斃皇穹若有所知十年重回天道有循環之理半夜三歎予心開悔悟之端寶鑑懸空魑魅莫逃其影白日回照巖谷為之生春允係忘君負國誣告陷人者或流之遠或處之死雖是懷忠抱

義舍寃殞命者或賜之祭或復其官當國是之自明既罷追
録逮寃獄之盡雪復削僞勲教命革保社功臣等収其録券
奪其封爵云〻贈製進
金錫胄字斯百號息庵清城府院君謚文忠歸溪佐明
之子黄芝所一皓婿○息庵甲寅後以國戚長本兵兼
御将庚申有人以逆堅不軌來告公〻因內侍啓于上
黜一邉人起獄録勲　明聖以諺書戒曰吾家世守清
儉至卿身司馬大将又封勲爵子甚憂之仍內侍告變
雖由於不獲已決不可爲例也君心既厭之後吾於主
上爲毋亦無可救之道許相忠勤又是顧命大臣雖不

制悖子豈有為逆之理諸臣朋比雖曰可惡自君父視
之同是臣子人命夛死不祥莫大治獄之際宜務寬大
云云清城以此稍施寬典甲子卒至己巳被追奪之禍
子道淵自決甲戌復官爵○潛谷少貧躬耕加平山中
東淮申公因獵訪公公簑笠鋤粟與之語仍留草屋夜
聞隔壁婦人痛聲乃其婦人解娩生男申公推其四柱
福祿雙全與約婚即歸溪公也○歸溪嘗遭夫人喪葬
於楊州先言某日由東門返虞賓客皆候於東郊公船
泊西氷庫自南門入國舅清風佑明堇淂迎哭於南門
外蓮池他無一人蓋歸溪以戚里兼兵判守禦使其子

錫胄有文名頗交者多慮賓客雜沓致人權重之起也
○息庵甲子歿後有神憑于平安道武人某甲自稱清
城之靈空中有聲能言平生事蹟所著詩篇了了不錯
息庵家聞之馳置其人于門外奴僕家其所指揮無非
亂亡其家者論定葬山以水湧如井之地為吉評品親
知則以讐家細作為善人使厚待雜類迭肆之人擧家
不悟終有己巳之禍其時獨金相娚婚趙温陽顯基知
為禍兆憂歎不已云曾聞 光廟勳臣家亦有稱其先
靈而降者以禍其家人謂必是丙子讐怨人死為神假
托作祟云今者金相所降神無亦庚申讐家人之神歟

又有龍仁縣有神降于女巫自謂白沙李相神憑空作語一如息庵家白沙子孫知其妖誕不爲迎致盖亦懲息庵家已驗事云○子道淵官勳都死時年二十六甲戌亦復官母黃夫人歸自海上取再從孫聖厦繼其後

○金萬基字永叔號瑞石贈持平益兼子叅判槃孫沙溪曾孫尹河濵墀外孫　肅廟元舅也領敦寧光城府院君諡文忠○母尹夫人夢龍起園中生公擢别試補槐院有忌媢者以公左眼病翳請削選　上不從後見而喜之曰是愈於目不病者○嘗論金判書佐明酒後罵座之失爲承旨大諫時論劾許積奉使歸罪於　上

躬之罪金公佐明乃言有偏私之習公自是不安於朝
後與金公同管荒政舍前事而相許樂與同事又與其
亂清城共濟艱危識者多之云○仁敬王后膺德選公
特陞禮曹參判　肅廟即祚例拜領敦寧庚申與
清城協謀誅逆柟堅等錄保社勳其年仁敬王后禮
陟丁卯公卒後三年羣壬竊權遂削勳甲戌　上大悟
命復勳親題公墓表曰保社功臣國舅光城府院君之
墓○公五歲而孤倚於外氏僑居虜使將至彩棚過門
公閉門曰虜吾讐也吾何忍觀此事○公嘗論削李欄
有惡行而冒剡薦後欄果以悖倫杖流死又嘗論權諰

趙絅洪字遠聞應亨救善道之罪又論柳世哲黃壖之
誣賢○男鎮龜判書鎮圭號竹泉吏判典文鎮瑞郡守
鎮龜子春澤號北軒普澤校理雲澤號　民澤號竹
密校理祖澤福澤廷澤延澤鎮圭子星澤陽澤○公弟
萬重字重叔號西浦吏判典文
金益勲字懋叔官參判光南君沙溪孫吏參槃子也母
徐夫人江都殉節○氏子以沙溪孫薦授禁都歷曹郎
出為南原光州水原湖西南道兵使特除衛將許積論
以椒親迹之庚申討逆録別筭陞右尹秋誅挺昌等上
以別筭功不下正勲　命追録保社勲封光南君拜刑

忝兼摠使移授禦將己巳諫臣鄭樸宋儒龍論以誣告殺
無辜請與煥等拿鞫竟殞獄中承旨權瑍詐啓檢屍不
明暴屍數日於獄門外子萬埰配大靜甲戌誅羣凶教
曰金益勳壬戌處事固有失而權奸與重慶一體驅之
於不測究枉慘毒其令復官致祭又 命復保社勳不
并擧追錄故公勳爵不復○男萬埰忝刋萬堛進士萬
埰子鎭恒鎭商萬堛繼子鎭瑞鎭恒子聖澤慶澤令澤
鎭瑞子充澤
李師命字伯吉東皐綏祿曾孫白江敬輿孫竹西敏迪
子黃芝所一皓外孫魁四場策勳正卿己巳死于禍丁

百復官○男喜之毅之偉之女金普澤金龍澤
○參贊官俞夏益遷白伏見持平李萬元疏批有柳赫然事
酌處之教矣尹鑴照管二字元非管束之意變換文字搆成
罪案且匿名書萬無干涉之理勒加罪名豈非冤枉乎知經
筵柳命天曰尹鑴首倡宗統三年之制宋時烈必欲搆殺後
已即令尹拯宋時烈之相攻擊盖以拯則以鑴為冤死故時
烈之怒漸深其他禁松紅袖之說無非搆誣矣侍讀官李允
修曰尹鑴之冤死俞夏益柳命天詳陳而今者故監司李德
周故判書李元禎已伸雪柳赫然亦有議處之教尹鑴尚未
蒙伸雪之恩山林抑鬱矣檢討官沈撥曰時烈疏以故相徃

許穡疏仍及尹鑴之說并欲驅入於堅逆其搆陷情狀 聖明可以洞燭矣 上曰當與柳赫然事一體議處矣歸僉載抄

○栗谷牛溪兩先正文廟黜享原州儒安璣等疏請宋時烈按律仍請李珥成渾并黜文廟享曰一則削髮入山陷於無父之域一則不赴國亂難免無君之罪云云館儒李玄齡等繡疏兩司繡請答曰一自兩臣陞配之後時烈掇拾餘論戕人病國至於力排尹拯事寧不痛心特允所請○進士沈齊賢疏卞兩先正被誣○黃江問答曰兩賢黜享之日造紙署所浮大小紙為飄風所浮滿山鋪野蔽天掩日以至終日識者謂兩賢文章布在方冊即紙也此其應云未必其然大抵

異哉

○四月命拿鞫宋時烈仍示廢坤殿之意大憲睦昌明司諫金邦杰掌令李元齡持平裴正徽鄭善鳴獻納李萬元正言趙湜應教李湜校理姜銑李允修副校理權珪修撰沈季良沈檝承旨李著晚注書李再春入侍時啓宋時烈引四種說不以嫡統歸之孝廟其將心一也引檀弓免子游裘說謂將見識於知禮之人其將心二也引宋朝不幸事動搖國本其將心三也不獨此也庚申以後恣意修隙心腹錫胄爪牙賊勳網打善類勳已伏法胄亦追削而時烈以巨魁假息至今且有禎之獄陳疏曰臣無拳無勇不能辨貫高之事

夫貫高為張敖爲不軌事覺絶吭而死時烈以此自比蓋肆
惡逞憤自不得掩其本情矣況癸丑還陵之日與全壽與書
曰庚子 聖上親審時不為改封今日乃不自反専罪羣臣
耶不可不以子家駒對昭公之語密陳規戒又曰逮以 違
豫慶閣展陵温泉則逐年行幸此何言也攙擬君上所無之
過揚之僚友有若數罪者然哉子家駒之説尤極悖慢昔昭
公謂子家駒曰季氏僭吾欲殺之對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
僭於諸侯久矣其意蓋昭公不自反而罪季氏也時烈敢以
擬之無君不道有不忍言也又向日疏中以故相臣許穆癸
卯早建國本之説謂之挑禍機噫 殿下誕生之初請建儲

位何與於逆竪之謀乃為此無倫之語耶頃年逆賊有湞奴
與任之招有湞欲乞根於萊府往投海寇為請兵之計遂到
長鬐留時烈薦棘中至於四十日之久未幾投函書時烈之
與函謀著矣云云又啓宋時烈洪致祥罪惡決不可容貸
殿下終不允俞時烈自 孝廟至 殿下遇之師友視之股
肱憑藉 寵靈籠絡一世謂之儒賢而吹噓者李惟泰李翔
之類也謂之人才而引用者金益勳李師命之徒也欲掩貶
降之罪則預定世室於 孝廟欲亂預定之跡則追加徽號
於 太祖安有三百年之後追上徽號五六世之前預定世
室之理乎此又罪之大者也誤禮之後前後諸臣上章論辨

則目之凶人所之嫁禍故嵌議尹善道因此荐棘故相臣許
穆因此禁錮三朝宿望之趙絅一時清名之洪宇遠并加叔
司之律憶亦甚矣惡如時烈罪如時烈未有不伏王誅者也
致祥誣上不道罔測之言傳播遠邇漢有公主之子預贖死
罪其君終不饒其死此不過驕横殺人之罪猶尚如此今致
祥誣及東朝謀害士類　聖上雖欲容貸不可得也兩人罪
狀　聖明既已洞燭今日必欲得請矣　上曰非但宋時烈
事宮闈之間亦有變怪事宮闈有妬悪之風丙寅年間禧嬪
初授淑媛時與貴人爲黨妬嫉一日謂予曰夢見　先王先
后則　先王先后曰内殿與貴人福祿延長且有螽斯之慶

淑媛則非但無子且無福久在掖庭則必與庚申後失志之
人締結造出罔測之事國家不利云云自古妬婦固有之豈
有假托先王先后欲爲恐動之計至此之甚耶其奸巧回
詐如見肺肝古今豈有如此之人耶旣稱無子則元子何爲
而誕生其搆誣情態於此益驗矣著晩曰聖教如此不勝悚
驚宮闈間事何必宣露於外也今於母事之地何敢聞此教
而安於心乎設有未安之事惟當徐徐鎭定 上曰元子旣
生之後益有不平不喜之色國本早定本意爲此也昌明曰
著晩之言誠切至矣著晩又曰古人云不癡不聾無以作家
長况 殿下臨臣民奉 宗廟何不愼重而輕易若是張公

藝即匹夫而九世同居以一忍字 殿下何不念及於此有
此下教耶李湜趙湜權珪姜銑等皆以鎮定和平之道仰達
李允修曰著晩及復陳達實出忠愛所當聽納也著晩又曰
古人有痛哭流涕之語臣亦欲痛哭流涕矣李湜曰語及貴
人不必力爭著晩亦豈不知第以事逼 中宮故縷縷陳白
其意亦好矣 上曰致祥壽恒相與交通伺 上動靜飛語
造謗無所不至俚語獨掌不鳴丁卯年入對 御前時予以
引見說話親錄小紙置側俄失所在使之窮搜則納諸貴人
袖中不獲已之後始出還納問何故袖此追辭答曰錯認閑
漫休紙其心所在難測此豈一時偶然事將來國家必有禍

亂此予深憂也著晩曰令聞 下教不覺愕然自上若不下
教外人安知有此事乎 上曰著晩罷職退出昌明曰宮闈
事係重大必與大臣相議處之姜銑李允修曰著晩罷職宣
非太過 上曰史官招他承旨入侍金海一入侍 上曰宋
時烈洪致祥事依啓致祥鞫問後處斷宋時烈拿來嚴鞫上巳
僉義出歸○時將有 中宮黜廢之舉領相權大運左相睦來善
右相金德遠率百官半日庭請領府事李尚真創北青荐棘
校理李萬元跡義州竄前參議李后定以南人獨跡未徹跡
甚正直云○前判書吳斗寅前參判李世華前應教朴泰輔
等八十餘人跡畧雖我 母后之主中壺而臨一國今已九

年于玆矣　先后之所親選以托我　殿下而殿下之與共
経　先后之喪者也昨者下賓廳之教有非臣民所敢聞者
設令　内殿微有過差夢想所記不過言語之失而此胡大罪
摘發暴揚被之以罔極之名震之以不測之威何哉況　元
子誕生宗社之慶莫不歡忭則　内殿之心寧有不悦者乎
頃者命選嬪御之擧出於内殿之勸導則其問儲嗣之不廣
忌有我之私蓋可見矣及今　元子載誕之後反懷不平之
心揆以常情必無此理矣婦人姓偏鮮不妬忌自非姙姒之
聖哲鮮能免此苟或釁生於相軋嫌起於相逼離間愛惡之
說交亂於其間而浸潤稔熟不復參覈則其禍之流可勝言

哉殿下每以為宗社慮憂為教臣尤未曉元子進號
上係於嫡則即為中宮之所子矣烏有傾中宮而方可
安元子之理哉異時元子漸長聞知今日之舉則豈不
傷痛乎傳曰父母所愛亦愛之又曰子不宜其妻父母曰善
事我則子行夫婦之禮終身不衰設令內殿處事有未當
於聖心若念及於先后撫愛之篤則以殿下維則之
思豈忍以廢絶之意加之無所難哉亟收成命云云疏入夜
二鼓上遽以步輿出御仁政門趣命設鞫闕內外震動
吳斗寅先被逮入俞櫶次之對曰臣老昏沉病不省事但以
名在宰列遣子代着名疏中辭語未見聞矣遂不受杖釋之

李世華居其次對辭不屈被訊撫膝曰此身歷官內外國恩浹於肌膚今日受杖何敢言痛 上曰製疏誰也朴泰輔自首對辭抗直 上於浸潤之讒四字姦慝以此受刑最酷烙刑壓膝辭氣終不撓禍在不測在廷臣環視噤默無一言睦昌明以爲凶慘之疏吳朴各刑三次明日吳朴李減死極邊安置吳至坡州朴至露梁江而歿李同刑得不死朝野僉載抄錄

疏錄前判書吳斗寅前參判李世華前司直俞櫶前應教朴泰輔及弟趙聖輔前承旨金栽金載顯徐文裕前參議沈壽亮前牧使李塈李先夏前府使徐宗泰沈思溉趙泰采李行夏李宜昌前郡守崔滙沈檝李志雄柳命才尹搏

權尚夏尹坪李懏李寅爀前經歷申汝哲前正郎洪受瀗
金洪福金夢臣前修撰崔錫恒前判官洪萬善柳成運洪
受漸判官李東馣前縣令李寅燸李敬秀前縣監尹以徵
李彥紀吳斗咸李鼎基朴龍見金梓姜錫範李萬徵李行
迪鄭止陽李世瑗縣監朴泰淳前都事金演吳遂大安重
弼都事俞命弘前僉正柳時蕃前典籍金斗南前司果李
三碩金德基及第金世翊前察訪徐宗履任元聖前監察
徐文淑金夏錫鄭昌徵前別提李箕疇韓德亮前主簿金
世楨前博士李震栻前奉教李寅燁前正字趙大壽前奉
事李寅熺李厦成李世瑜崔邦彥李萬亨前參奉李世敬

李齊夏柳命雄全龍瑞尹先益忝奉鄭惟漸李德岭南磐
朴世集等八十二人
朴泰輔字士元號定齋西溪世堂子美村尹宣擧外孫應
教贈判書諡文烈坡州祠○公以尼尹甥姪攻尤翁無所
不至矣及己巳酷被刑其精忠諒節無愧於端宗之六
臣也尤庵以向時定齋之言說有對擧號至是在濟州聞
定齋死報亟取前年所定齋號焚之勿令傳後
吳斗寅字　號陽谷天坡翻子判書贈議政○府使黃
埏武擧求仕自鄉居京其妻産女之夜夢神人言此女之
夫明日當避雨來其日驟雨有年少官人避雨立馬於前

害知之乃兵部吳斗寅也其家自此音問相親後十七年
公喪室娶黃氏生三子泰周晋周碩周五女南宅夏金昌
說金令行崔昌大李縡○沈梓阿諛苟容名雖南人實與
西人相親公亂時沈追及握手流涕人嘲之曰楚老相逢
泣將何及○天坡爲韓西平從事以肅川妓扮作軍官挾
歸愛婢將澤堂戲詩曰元戎兵勢正蠻奇參佐帷籌將是
姬眸鋒眉斧肉陣圍卧内陰符兒莫窺一時傳笑
○五月初二日中宮閔氏遜于私第○仁顯王妃誌文曰五
月丙申朔丁酉內殿退處私第搢紳章甫守闕死爭者屢
數百人○閑居漫録曰三月初六日 上以寒食祀于莊烈

大妃魂殿忽月蝕幾盡非當食而食也人皆異之四月二十
一日上始發廢妃之議五月初二日中宮遜于私第○
廢黜教文略曰閔氏蓋自受冊之初罔念式謹公肆入宮
之妬實多猜尤高后之願復丁寧盛德盖闕郭氏之轉輾恚
根偏性難回又曰此實係國家興衰陰助之功難望不宜奉
宗廟社稷顯出之擧可徐云閔黜製進
○禧嬪張氏陞為妃○六月賜宋時烈死判禁縣啓時烈窮
凶極悪非待鞫可知請逐虜分領相權大運左相睦來善右
相金德遠議同命發遣都事所到處賜死尤菴到井邑受後
命乃己巳六月八日也

宋時烈字英甫號尤庵雙清愉後孫睡翁甲祚子金沙溪門人生壯顯廟朝逸左相丁未生己巳受後命甲戌仲雪謚文正配〻 文廟配 孝廟〻庭○雙清堂愉懷德人進士克己子 太宗朝蔭郡守母柳氏年二十二寡有孤兒纔四歲隨父母於松京父母欲奪志柳氏脫身負孤兒徒步三晝夜五百餘里達懷德所負兒即雙清也孫順年遙年順年孫世良世英世德〻〻子祺壽淇壽子應溉世良子獜壽龜壽〻〻曾孫即尤庵世英曾孫即同春遙年五代孫即霽月堂奎濂○睡翁官奉事西阜龜壽孫昏朝獨拜慶運宮 孝廟朝贈執義後

以先生貴贈領相諡景獻兄邦祚號習靜昏朝忤權貴
黜評事辛酉皐官奉事圭庵獜壽兄○先生未嘗自號
滄洲嘗與先生爭論先生堅執不下滄洲戲曰子不可
謂言寡尤吾當名子室以尤先生笑曰以好語名吾室
則吾不敢當今以不好語別號雖慎齋之所戒吾何敢
辭小齋揭號又嘗稱南澗老夫華陽老夫巴溪翁華陽
翁○先生母夫人郭氏夢吞明月珠而有身睡覺夢孔
子率諸子至家而先生〻故小名聖賚八歲就中表叔
清坐窩與其子隸業清坐窩名甬昌其子即同春也○
戊辰丁外艱三年不見夫人面目炊爨亦令男僕為之

○崔相暹川嘗有以經義三首求考者其一書上之下
意謂此人文章將傳百世審問則乃宋某也癸酉爲監
試覆試〻官出義題一陰一陽之謂道得一試券諸試
官以非程式欲去之崔相擢置上第曰此文當作名世
大儒乃先生也○癸酉拜齋郎就職旬望謝歸乙亥除
大君師傅即 孝廟潛邸時也際遇始于此丙子冠至
時 大君先入江都未及隨行遂扈從南漢常以一絛
繩一小刀自隨蓋爲倉卒自靖計也丁丑 大君北行
先生歸報恩○己卯除龍潭不赴乙酉除持平辭遞丁
亥拜翊善不赴己丑 孝廟嗣位别諭召之除進善又

除掌令肅謝疏陳修軍政攘夷狀凡十三事留疏經歸
又除進善辭不許入對陳君德○庚寅還鄉時同春以
執義論金自點擅權誤國申冕等謟附自點之狀自點
既竄其徒起懼謀所以除去士類自點子鈛謀於申冕
使譯李馨長通于鄭命壽行譏於虜以爲主上進用
新人以金集金尚憲爲首將擧大事虜以兵壓境遣六
使鉤問事將叵測　上應機善處事遂得已自是先生
無復世念　上亦不敢召用只以恩禮縻之及自點獄
起冕亦杖死○辛卯壬辰連拜進善執義皆不赴癸巳
除忠牧疏辭　批曰今者之出萬無他慮予豈不揣摩

而行之勿為趦趄惟予時而亟出焉盖先生踈以為臣
復從職則不知冥々之中有何倚伏臣每一追思寢驚
夢愕云々初除忠牧時　教曰宋時烈宋浚吉等當和
擢用意非偶然而拘於彼中形勢終不能用若除大府
而使展其才徐觀彼中形勢召置內職○會俞市南棨
尹美村宣擧于黃山書院先是尹鑴著理氣說斥退栗
又掃去中庸章句為新註先生以異端斥之又以宣擧
家中鑴毒責之曰公以斗溪宅相乃反黨鑴自作朱門
叛卒何也宣擧極力贊鑴曰吾輩不足以知其精蘊先
生曰春秋先治黨與子當先鑴伏法矣○甲午特陞承

吉辭遞乙未拜吏議是年丁内艱副學金公益熙乞暇
南下仍來弔同宿曰　當宁是不世出之英主且胡無
百年之運正宜内修以俟釁　上每以此有讐讐之意
傾注於予者不淺吾二人不得辭其責也○丁酉除贊
善辭不赴疏進小冊子乞令承史閒檢以啓以防宣泄
凡十九條皆密勿謨也○戊戌三月陞禮曹參判辭遞
七月入對　上命有司續粟繼肉上疏謝九月擢吏判
十二月　上賜貂裘劉辭　上密諭曰卿未諭予意耶
遼薊風霜將與同其驅馳也先生不敢辭識其君臣酬
酢之說於裘上　上賓天先生不忍更看此裘嶺海之

行持而目隨後別為一衣以襲以體衣歛之息意此衰
傳與晦翁孫○己亥五月　孝廟昇遐　慈懿大妃服
制先生與諸大臣議當為朞年尹鑴許穆尹善道等以
為宜齊衰三年先生論卞遂以朞年定行○顯宗戊申
拜右相○肅宗甲寅以郭世楗論服制蹤被削黜乙卯
竄德源踰鐵嶺詩曰行登鐵嶺顛我心還如鐵縱之兒
之誠却耐西山血回首望西方陰雲擁不決頻言西方
人丹霞佩明月尋移長鬐又移巨濟荐棘自德源移長
鬐過襄陽勿淄村遇雨投村舍其屋柱有詩三傳市虎
人皆信一掇裾蜂父亦疑世上功名看木鴈座中談笑

愼斎龜上句順書下句倒書問屋主則曰前年五月有
過客書此曰來年此日更來云而去不知何人所謂此
日即其日也○庚申堅獄鏞誅死後蒙放○癸亥建白
孝廟定世室太祖加上徽號○自癸丑尹明齋請
美村墓文事至丁卯羅良佐韓聖輔疏卞即所謂懷尼
戰○己巳疏論 元子位號事忤 上旨荐棘濟州拿
至井邑受後命時奎星落地白氣橫空云請濟州詩八
十三年翁滄波萬里中一言胡大罪三黜亦云窮北極
空瞻日南溟但倚風貂裘舊恩在衰淚泣孤忠○先生
居家每朔望與夫人坐正寢受子孫男女拜如溫公家

儀命長孫婦讀小學柳開仲塗江州陳氏章使諸婦環
聽之○門人遂庵嘗言先生夜寢輒去褥請其故先生
法〻良久曰昔我父母貧甚無衾豈有褥乎先生於仲
氏珎山時烈後二歲生官至崇品恭執子弟禮嘗與金
滄洲共坐珎山至先生急起趍拜大門外滄洲謂珎山
曰英甫禮過矣君不當受之珎山曰豈年與位爲兄弟
道乎○先生用朱子阜陵韵輓 孝廟曰宇宙懷深恥
風塵有暗傷靡心安野草鳳詔帶天香李東里云如宇
宙句公亦不能復作也羅明村謂此是借手於金益廉
自以爲己作云○先生手記曆書云寺僧戒和問今世

碑碣甚多未知書虜號乎余曰豈人〻皆書彼年號耶
和曰頃者吾竪吾父小表而窃有起於心不書年矣余
聞此說不覺爽然○華陽洞在巴谷下流實清州地俗
难山麓也先生戚小屋移居常着 皇明所崇襴衫乎
頂巾令婦人為笄禮童子难紒以從華制老峯赴燕
毅皇手筆非禮勿動四大字得而歸之先生〻〻模刻
之于華陽洞溪邊崖石立庵其傍使僧徒守之名以煥
章藏真本于庵裡文谷作哀辭叙其事後雲洪錫箕亦
歌其事先生次其韵又李叅判選摸出 皇筆于江都
國藏先生刻之片石而藏之先生受後命時託權遂庵

依南軒虞帝祠楚人祭昭王事建一間祠於華陽磨崖下以祭 神宗毅宗兩皇遂庵受遺托乃趂 毅皇殉死之周甲〻申歲依厦屋制建廟于去崖刻一里許而北地號萬東廟用牌子書兩皇設位而祭自製祝以四籩四豆牲用大牢獻三爵又以一體君臣祭祀同之義奉先生真像於書齋薦一籩一豆享禮初定孟月上丁以大報壇享在三月故改行於季月 英宗乙巳北關人胡斗弼上言自以胡文定之後其先来自中國請世爲萬東廟守直官 上始知 皇筆崖刻事致祭華陽書院 命模刻 皇筆非禮勿動四字令禮官陪進煥

章庵與真本同藏又命建小屋於煥章之傍奉安 皇
筆及 肅廟御筆華陽院額印本名其屋曰煥章閣○
湖儒建書院於洞外後移建于洞中萬東廟下院下有
先生書齋奉真像杖屨璣衡等物俱在巖上有小齋即
先生初入棲息之所名曰巖棲齋洞中有擎天壁雲影
潭泣弓巖先生每哭 孝廟諱日于此故名
辛未以閔黯為右議政時金德遠以間於宦侍者陳達內司
事而語閔先朝 上曰古人云當用宦官宮妾不知名者內
外朝自古隔絶不當相與酬酢而評論先朝又以此說陳達
駭然罷職以黯代之○閒居謾錄曰庚午冬至日有狐入時御

所仁政殿後達夜鳴呼七八日不止内墻張網捕得近来朝著變換必有刑戮隨之先有灾異以告之己未年间有犬入坐備局丞相之座遺屎而去庚申辛酉兩年两相臣先後賜死甲子年间有狼夜入議政府囕食家狗無虚夜久乃捕殺己巳两相又賜死癸酉有犬異如己未翌年两相又賜死政府老吏言經歷既多能知將来之禍云又曰訓錬都監焰焇廳在京東部馬廛橋川邊忽有錢痕印在墻壁團團相連形象甚奇常平通寳四字及訓字字畫分明以至棟梁簷宇椽楣之间無不皆然或有數日而滅者或有旬日而滅者亦有經年尚存者其理不可究其四月朝著變易訓將李義徵賜

死或曰此在公廨則似非義徵一家所能當者云〇己巳以来有童謡長木仆缸破碎長與張音同缸與杭音同至甲戌張嬪黙東平杭死

甲戌夏四月初二日備忘記頃日賔廳日次乃是國忌而汲汲来會意以為必有惹起鬧端之擧矣及其入侍也右議政閔黯果以咸以完事陳達仍請令禁府因嚴予姑允可而心竊訝之矣纔過一日禁府堂上肆然請對張大徵情使三木囊頭之罪因充滿金吾轉相告引面質纔了幾盡請刑一邉之人其得免於栲掠竄殛之科者鮮矣其愚弄君父魚肉縉紳之狀極為痛駭叅鞫大臣以下并削黜閔黯及禁府堂上

并絶島安置奪訓将李義徵兵符以申汝哲代之○甲戌日
録曰已巳以後韓重爀金春澤等容畵翻局之計凡為西人
者随貧富出賂蓋主張者老論而少論亦往往相錯事久言
泄京外喧騰一日黯相招咸以究詰費窮詰以完蓋全韓心
腹也不得已輸情悉告黯列書同黨姓名遂并以完請對設
鞫逮捕各人等皆吐實以為 中宮復位策也其中三人為
先決棄取招納行刑単子 上不即下是夜三更鞫廳罪人
取招者三人及其在囚二十餘人及方蒐捕者一并盡放趙
嗣基特命拿囚南間委臣閔黯濟州禁府堂上柳命賢黒山
島李義徵球島睦林一南海鄭維岳巨濟特定配所押送大司

憲李鳳徵献納崔晅齋以忝鞫削黜前一日有金仁者上変書直入差備门内給内侍呈上前乃告南人謀逆之事也夫以決案取招之人而逆得全釋操堂上生殺之柄而還被竄逐豈非不可測者歟前郡守黄剴方以褁人入鞫中當放送時為将行刑也恇㤼先焼衣服曰不可使血汚孝服羅卒曰時事変易特命放出進賜勿為虛㤼速出及出門外見取招人預待刑車大驚仆地曰吾熟知禁府事凡出行刑者必給以放送今果然矣車在彼〻〻聞者大笑金魯得在旁间闻黄與羅卒問答亦以為必死得白砂器片亂畫其項至於出血云

○特除南九萬爲領相柳尚運判禁尹趾善同禁徐文重兵判李世華戶判朴泰尚吏叅李世白尹以道朴泰淳李東郁全弘福承旨

○備忘記予惟君臣猶父子何語可隱耶嗚呼曾母之賢不免投杼從古難處者莫難於父子之間所易動者亦莫非父子之間當初建儲之日緯漢之疏猝起又有〻疾始丹等語予於前史略覽非不知伺間恐動之手段每出於此等處而予病恒在粗暴向時之處分過中職由於此予於蕭閑平心徐察而自道曰今日建儲 宗社大計也今日臣子世祿舊臣也非如悖理之人孰敢有他意哉然則緯漢之凶計無乃

得售而諸臣之本心無乃未暴耶以此常自悔恨神明所知
又竊觀彼輩所為罔非循私蔑公反道悖倫之事決不可與
共國事今者天誘其衷其欺誣君父魚肉縉紳之計遂露無
餘當此時若以顛倒為念不思所以廓清則是過而不改也
為今日懲前毖後之道正宜剗斷私意痛祛疑阻開心見誠
開不諱之門納忠讜之諫自今維新期致太平之福若爾羣
工敬以聽之政院請布告中外從之○備忘記強臣去孽敢
為伸救廢人者當以逆律論斷事既已布告此即專出於嚴
隄防伸雪復位亂我國事也第念自古帝王於此等事雖已
明罪廢黜亦必參酌善處恩威并施不害為寬大之道也頃

年有一臣以廢人移置別宮事陳劄久可矣更思之廢棄未
久世子未雖何保似此処分未免太遽故姑寢不行今不可
全無恩禮令該曹移置別宮守直取稟等事參酌舉行禮曹
啓別宮定於何處乎　傳曰今旅處分略倣宋仁宗廢郭氏
事也處所定於義宮○弘文館啓漢武廢后陳氏退居長信
宮皇明廢后胡氏入居清寧宮進膳如常儀禮夫人黜之還
本國猶以夫人禮致命云今此導從節目倣此舉行○傳曰
移處別宮命下之後使人致問則辭意悽切惱心殊切令人
不覺感動乎今日之心亦古仁宣二君之心也更命移處于
西宮景福堂供奉如法入宮時用屋轎摠管軍兵導從舉行

從速擇日以入 傳曰十二日狗忌不至大段按曆則乃吉
日以此日入宮事擧行其他奉供等事並如常儀其餘申救
着論以違律之旨○當日午時前妃乘屋轎前後射隊分
承有揔府兵曺郞陪從々曜金門入 前妃即欲附安於
中宮 上聞之亟止之○傳曰昭陽府院君閔維重海豊府
夫人恩城府夫人並復爵號擧輦儀杖教命冊寶亦爲急造
擇日擧行冊禮都監堂郞急速差出
閔維重字持叔號屯村老峯儞 肅宗元舅也昭陽府
院君諡文貞○公七歲當丙子亂擧家歘隨 廟社入
江都公獨曰吾聞人君所在冝必隨之冝勿入家人異

其言遂下嶺南閭閈得全○公名位隆顯而客至則平
交以下皆下堂迎送布衾綿衣至老不易二子鎮遠鎮
厚登科式年進放公在時皆不得玉堂鎮遠字聖徽同
春外孫號丹巖肅廟科領相鎮厚字靜能號趾齋
肅廟科判書○老峯鼎重字大受 仁祖科左相認齋
蓍重老峯兄也○閑居謾錄曰昭陽為國暘穀年後朝
廷為慮經費欵裁減貢物價俾公掌其事公殫竭心力
經年方就都民以貢物資生者悉蒙次骨宮中女侍非
其姑姊妹則其女也人所不知之中為害實多公以丁
卯卒後二年己巳 坤殿遜位奪公封爵甲戌 坤殿

復位還復公舊歸

傳曰大小諸臣 中宮殿膺謝冊明日依例舉行○備忘記

邦運回泰中壺復位民無二王古今通義其収張氏王后璽

印仍賜禧嬪旧爵以為世子不廢定省之禮冊禮時須教告

廟以冀察忠言誤起良佐等語措辭為文事分付○備忘記

當此有冤必伸之日既知其冤貴人金氏特為復爵○傳曰

廢妃玉寶撞破埋瘞玉山府院君府夫人教旨燒火事分付

該曹玉山墓石物拆破○政院啓壺位陞然是何等重事不

令大臣親承朝廷齊議遽下一紙備忘有若尋常節目之循

禮舉行此豈大聖人處變審慎之意哉徐待大臣入來從容

講定方可以無缺於大體云云　傳曰會議可也領相南九
萬引見時所建政院啓辭甚是失當云云已巳禧嬪陞位時其
時朝臣以禮爭執可也及夫陞位之後凡爲臣子者皆已事
之以君母矣今又還降則與已巳何異亦當爭之而但與已
巳差別者　中宮殿既以當初正后再復位號而又爭禧嬪
之降則難免一國二尊之嫌今日臣子既以復位爲慶且以
降位爲慽惝怳驚愕不敢有所陳白者也今使諸臣會議以
定則是子而議母臣而議君天下寧有是理也承旨朴泰淳
曰茲事至重至大臣等之意以爲廟堂不可不與聞相議陳
啓元非更議可否之謂而倉卒之際誤下會議二字臣等亦

覺差誤矣 上曰勿為會議○備忘記追惟已已不覺忸怩
莫察悃愊誤疑良佐遂至恩禮衰而幽鬱莫伸予嘗中夜深
究恍然覺悟大加悔恨寤寐轉輾積有年所今茲渙發綸
音重正壺位寔出於復天理賴 宗社之默佑也
○贈吳斗寅朴泰輔職吏判柳尚運入侍言吳斗寅朴泰輔
不幸先死不得與覩今日之慶若有褒卒之典則有光 聖
德 上曰兩臣忠節可比於孔道輔即許復官旌閭吳贈議
政朴贈吏判○兩先正復享進士朴洵等疏請兩先正復享
答曰曩時權奸欺蔽業已覺悟矧茲斯文興喪係時運污隆
者乎令該曹稟處進士韓宗奭等疏兩臣復享為汚 聖廟云云 傳曰醜

正之徒不爲明白處分故邪說至此當初疏頭李玄齡遠配湖儒林
鳳翀等疏下宗奭誣禮判尹趾善入侍曰陞配事重下詢諸大
臣何如領相南九萬曰姑待在外大臣入來博議處之 上曰爲醜正徒所
欺至於撤享予嘗悔恨矣不必待該曹持爲復享○命復宋時烈宋
浚吉官爵遣官致祭○教曰庚申獄事逆節昭著己巳爲權奸所欺終
至翻案予嘗悔恨議大臣命復金錫胄等五人勳而追錄無前例李
師命等六人則更勿舉論○庚申逆變柳赫然以團束峽兵賜死李元禎以
請設體府杖斃己巳凶黨復其官至是還置罪籍後至癸巳其子孫訟
寃 命收議判府事尹趾完請復官兩司爭論 上教曰柳赫然李元禎復
官之 命非由於其子孫之鳴寃也予明知其寃狀故有是 命也

○時左相朴世采建議依大誥作教文以破朋黨之意布告
中外○閏五月十八日行　中宮殿冊禮同日頒赦教文略
曰睽阻彌年雖自殊於良佐審察一念豈終忘於德音又曰
明君過於既往十行斯頒儼母儀之如初萬品乃正若環斯
轉喜不遠而來歸甯王于成知有資於增益云云大提學朴
泰尚製進
○六月初一日復行　中宮殿冊禮告　廟大赦頒教文略
王妃閔氏徽音克嗣懿範孔彰褫簪珥之飾而屢陳規箴莅
葛覃之勤而漸形風教祇承　兩殿常持悅愉之容典吏三
年無盡易戒之節間者之事忽焉在懷莫察忠言初因微細

而貽戚自殊良佐亶由寡昧之失畜遂致恩禮之中衰盖嘗悔恨之內積粤從私第之出就靡愆素履之洞貞雖幾瞀而未伸終無怨尤之意逮音聞之始接乃聞悽惋之辭固感悟之已深豈遷改之或靳十行昭揭咸曰彝禮之載修六宮驚忭不啻慈母之復覩殆天所啓匪予有私茲於本月初一日授冊寶復位云云大提學朴泰尚製進○閑居謾錄曰己巳中宮遜私第宮供既絶兄弟家私備饌蓋以供朝夕一日進一活雌鷄 妃命放于庭養之其形漸異久則化爲雄鷄庭中玉梅樹枯已三年忽然開花未一年以甲戌復位

○尹相趾完碑文曰公遂達咸以完所告諸囚不可不按問

上擧康晄泰等所供曰此非謀逆何必按問趾究曰 中
宮復位自上一朝覺悟斷然行之光明正大如日月之更若
晄泰所言此何等事張敢圖之圖之又敢於何所 上為之
改容始金春澤等肇不逞竊結幽伏詭稱番復 中宮以累
潾士大夫黯偵得起大獄欲羅織魚肉之 上覺之反鞱黯
而盡釋諸囚趾究聞曰此輩以黯故而不一鋤治其為 聖
明之羞如何遂有是奏出而勸首相南九萬按治南相以貸
死希載事春澤等嫉南相嗾鄉生姜敏著者投疏逐之不能
究竟○寬齋集曰始金春澤韓重爀等潛聚銀貨詭稱謀復
廢妃閔黯等詞發之方鞫治會 上黜黯等召用舊臣式

言此輩爨等所欲殺何必爲世充建德報仇宜不審究領相
南九萬以爲金淸城庚申事雖曰有功本非所宜今不痛防
國必亡上疏言今日臣民旣以　中宮復位爲大慶又以
殿下光明快斷爲大幸若謂羣不逞一分有力於其間則其
爲聖德累何如哉快正王誅以解中外之疑罪止竄配不足
釋疑　上善之後因人言免相已而還拜時重煥輩猶未亡
法公又言臣於獄案得其情狀所聚之貨盡歸酒肉裘馬之
費其非爲復位行賂昭昭也　殿下今爲狐鼠所誣云云重
煥竟栲死○隸齋集曰盖重煥柳相尙運之侄婿與南相九
萬之族從從萬等同事爲爨所棄治　上旣命放釋南柳嫌

其逼己吏請鞫問云云○東岩歸曰世言南人聚銀爲己巳
事西人聚銀爲甲戌事其鹽出銀數百兩而久不得職則曰
能忘舊日恩之興銀同音也玉山基石物打破則曰殷道復
興玉山自頹銀興殷同音也
○閔黯拿來賜死其子章道杖斃己巳半日庭請權大運睦
來善及李壽徵權珪李元齡睦昌明沈李良李玄紀成瓘鄭
善鳴沈檝等及請殺金相壽恒之卿宰宋文正時烈合啓首
發臺官并遠竄金德遠李玄逸柳緯漢等絶島趙嗣基正刑
閔黯字長孺己巳亞魁甲戌賜死辛巳論以逆律製庚
申獄翻案教文己巳廢中宮教文辛未入相○黯爲

吏判時有一富漢欲官而無階乃以白金百兩鑄雙鴈
曉懸於黯軒黯出軒見雙鴈趨視抱入富漢居數日候
閔之出迎拜輅前黯曰汝何人也曰小人雙鴈父也閔
曰然乎此後來現因謁見兼仕軍門至守令○庚申之
獄黯屢作囊頭及居閑徐相文重有舊誼訪見曰公屢
經奇禍顏色不黑甚是奇事閔嘻嘻笑曰廢置以後不
曾出門出門則必囊頭何黑之有徐公大笑○閔熙號
雪樓 孝廟科左相庚申謫歿閔黯號雙梧堂 孝廟
科吏判○南人之貪婪自恣閔家為最熙黯為相點宗
道就道為判書其餘參判參議玉堂銓郎者十餘輩把

握朝權恃氣龐悖其中就道有寬厚長者風與諸閔稍
異云○李相國浣弟洛中名基也後為閔宗道家閔忽
有病巫言李相為祟此乃李相因訟得決之地而造家
及庶孫而金相德遠以七百金買之入言頗多金相還
退宗道為兵判欲買之家主不許閔乃求得嘗與李相
相訟人以五十金買基迫家主移去家主不得已捧五
百金賣之痛哭而出閔乃只存內堂改造外舍即金日
普疏勒買故名相第宅窮極奢侈者也閔既病李相恒
在眼數以奪家之罪出避則隨往乃為紫騣笠蓋緩衣
祈之猶不去其父黯為文陳罪悔叅累次猶不去竟致

死家有李相手植梨甚甘且大閔入後全不結実庚申
其庶孫訟究還入梨又結実
金德遠孫休谷應南傍孫 顯宗科 肅廟已巳入相
翻庚申獄
趙嗣基
權大運字時會號石潭 仁祖科 肅廟朝領相
睦来善號睡翁叔欽子 孝宗科 肅廟朝左相○睦
詹玄軒世枰子號逗日堂官吏忝五十表室赴友人鄭
饗女婚其新郎下馬即爲馬踢死主家遑遑罔措會中
有人謂鄭曰睦令必欲聘君家而不遂矣今逢此變必

天意也諸人皆曰好遂即席合毫生三子長郎叔欽號
梅溪官知樞次大歐號茶山承旨次長歐號孤石叅判
茶山學行善號南磵監司南磵子昌明號翠園兵判○
默齋梁廣濟倫黨說曰　宣廟之季沈義謙金孝元分
爲東西栗谷欲調劑而竟不賴焉識者惧之萬曆戊申
宣廟暴薨光海不虞爲許世子時之貪權樂勢者不
知知寢戈之義惡其　國哀之遽出無名癸丑乃以進
毒之說誣搆　仁穆大妃遂至幽廢西宮此大北之源
委也世入長夜殆十一年癸亥　仁祖改紀盡除
廢母之賊倫黨只有西南兩目同寅通姻者殆四十年

至己亥　孝廟之喪宋尤齋主用國朝已行之制　大
妃為次長子服朞之制善道鑴穆之徒欲齮齕之以逞
薄君父等說持宋太甚　顯廟燭之屛黜善道等盖宋
為　孝廟倚毗　顯廟事之以賓師故娼嫉者衆十六
年至甲寅西人怠於宦成南人伺　上之厭西又以逞
薄等說屈宋因逐其黨與時　顯廟賓天　明聖大妃
垂簾嗣王春秋甫十四歲南人憑公售私之好　明聖
多所禁抑群壬病之或有照管慈聖之疏或有嗣王臣
母之議或有臣強主弱之說以眩之七年至庚申南人
領相許積孽子堅與王孫柟謀逆事覺梟堅磬柟南人

掃除西人彙進然南人豈盡逆哉揀其無疵通用責成實惟無偏之政過慮二女同居之睽用西則南人席捲亦偏黨害耳庚申逆鄭不趐狼籍而南反懷含沙之計是時西人分作老少二論所謂同室操戈互相譏揣不思綢繆之策彼斥者日夜潛伺陰結幸宦聾瞽掖屬助成蜚語搖奪 宸衷十年至己巳西人卒為南人所陷此退彼進肆行殺戮而少論尚多救南之功故就少者之侵攻老者甘心故尤齋文谷皆不免禍則致廢母而後已犯常亂紀之徒一并伸雪未後出鄭日長一格有謀害廢宮之事厥罪貫盈六年至甲戌南人又欲逞毒

於殘西教誣告鞫獄方張而天心悔悟一夜之間易置
朝廷時老之表〻者或已竄死或在遠配固不可招置
於頃刻只有少者若而人留在輦下亦不能備數至有
武弁衛將權行都承旨者王府無堂上無以定配上
親定配所易局未有如岌〻之今日也特復 廢妃即
日引入大內降張氏為嬪復其枉死者官庚申勳復令
勤行秋毫豈臣下所敢白也復 妃之教不即奉行敢
有會議之說乃蒙簡招諸僚其中或有不是更議之論
於是少論遂歧焉歧之者既非老論又非少論故時人
目以中論是以 坤殿御極而緣少論更議之論未亨

國母之尊者居十六日領相南九萬後至上劄極言遲
回更議之非群議乃定少論持柄六年至戊寅上稍
用老論置諸兩銓人皆謂少論見事遲有誤大節使國
母未身坤極之尊於十六日之間與大北不同者幾希
老論甲戌初不得見用尊主之意自如中論惡其不母
之名則大義已著登庸則必也正名乎至如首相之敵
識有所持雖於沐浴之討微南溪奏劄兩臺直言則義
理不明天理幾熄矣荏苒數月謀陷國母之賊欺蔽反
獄之罪終未有致討者所謂中立者與小北情狀近似
小北處西南之間不失於西不失於南持禄保位只為

具臣不能有無於朝廷久矣乃者中論既非己巳以前之老論又非甲戌以後之小論惟是怵禍而要福故言與事異不正名而固其寵呂伯恭所謂中立者奸之尤者不幸近之

庚申十一月 中宮殿有愆候在承輝殿夜有火災不知自何處起延及寢室侍者皆散走獨有一宮女冒火背負而出先朝舊物兩殿服御之物盡燒宮女二人亦燒死

辛巳秋八月 王妃閔氏昇遐謚曰仁顯殿號敬寧十二月葬于明陵○執義金致龍等請罪議藥諸醫 上曰古人云死生在天今欲專咎於醫豈理哉唐懿宗以公主不起多殺

醫人皇明馬皇后臨崩以勿妄殺醫告戒二者孰是予嘗以此言予內殿深服予言矣勿煩

○九月盡獄起先是庚申彗星見太微西垣尾長亘天逆獄起是年彗見危室尾長二丈狀如五車獄起諸賊伏法○備忘記　大行王妃遘疾二載禧嬪張氏非但一不問安不曰中宮必稱閔氏又曰閔氏妖人非特此也潛設神堂於就善堂之西每與數三婢房人祈禱極其綢繆栫棘罪人張希載亟正邦刑○備忘記罪已彰著若不早為善處則他日之憂有難諭實出於為國家也為世子也張氏使之自盡玉堂政院入侍請還收　傳曰內司罪人世生雪香時英淑英哲生

等當親鞫承旨尹趾仁徐宗憲請移設禁府鞫書李命世曰
趾仁所達誠切至矣 上曰趾仁削黜命世拿問司書李台
佐跡救命世○頃相崔錫鼎劉畧漢景帝遣田叔按梁事太
后憂不食涕泣田叔燒梁獄事空手來謁帝問梁事叔曰上
無以梁事問也梁王不伏誅漢法不行也伏誅而太后食不
甘寢不安憂在陛下也帝大然之使叔謁太后曰梁王不知
也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謹已伏誅梁王無恙也太后立起
坐餐帝大喜噫太后與世子雖親屬尊卑之殊慈愛無異致
也今 春宮情境豈可比之於涕泣不食而已乎今禧嬪設
有難赦之罪念 春宮誕育之恩少賜寬貸云云判樞尹趾

善創　殿下何不思戊辰以前國本無托之時乎禧嬪乃誕
我　王世子即今春宮令聞日彰　殿下有周王無憂之慶
此雖由於　祖宗之默佑若其誕育之功實出禧嬪今日
聖上所以處禧嬪寔無一分顧藉之道乎崔錫鼎又袖箚略
以我朝事言之趙姜兩庶人之獄罪名至重猶有直士之進
言仁城之罪皆曰可殺儒臣寬貸之請至今稱爲士論己卯
巫蠱嚴問止於婢子而貴主無恙　仁廟聖德四方順之今
日之獄雖嚴治而跡至禧嬪不可致法曷若初不窮問孔子
曰父爲子隱春秋之義爲親者諱今禧嬪之罪在罔赦爲
殿下之道只當爲　春宮隱諱何可窮覓其事暴揚其罪莫

之恤耶又三劄君雖褻瀆情節亦不可致法況以千乘之尊
日取妖巫賤婢親自詰問亦豈人君之體乎　教曰諫院國
毋是莫大之賊內埋咀呪外設神堂左道之節不一而足大
臣連日三劄猶恐獄事漸露且令親鞫之舉謂非人君之體
有若譏予者是豈臣子之所敢發口者乎領相崔錫鼎中道
付處○罪人雪香刑二次承服時英壓膝一次承服叔英正刑
二次承服并處斬○傳曰獄事幾盡發露自明日庭鞫為之
○罪人叔英更招承服信烈刑二次承服哲生刑一次承服
壬生者斤禮五禮等結案處斬○掌令尹弘离啓大臣連上
三劄至以無致窮竟為言不思春秋討逆之義殊極駭然臣

居臺閣未即論列致動嚴教無所逃罪云云○持平朴彙登
啓参鞫大臣一言幾發遽加斥退聽聆所及氣象慘沮云云
院啓請還收崔錫鼎付處之命答勿煩○判府事柳尚運劄
漢武之殺鉤弋夫人先儒猶以欲立其子而先殺其母言之
今我 世子正位貳極十有三年不可比同於漢太子未立
時況情之所在法有時屈念 宗社付托之重恩及於所生
之地云云判府事徐文重劄今日之事或不盡究則無以慰
我 坤聖在殯之靈若欲窮跡則實有萬分難言之憂 聖
教所謂為他日慮者未來之事也今臣所憂實在目前又曰
坤聖子育春宮慈愛之篤外朝所共知也冥冥在天之靈

亦必盡傷於今日處分豈非 聖上念舊追感慮也云云右
相申琓劄禧嬪於 殿下固在後宮之列若非誕育 春宮
則今日 殿下所以慮分臣僚之敢請全恩者何必至於此
哉 殿下豈可不深留聖意爲 宗社安危之計耶云云副
司直姜銑疏 王世子令聞日播 大行王妃之撫養過於
馬皇后 世子之誠孝亦過於章帝 大行王妃違豫之時
禮陟之日嘗藥憂遑深墨哀慕實非古人之所能及者今者
變生內庭窮竟乃已 王世子痛迫閔塞之心必無所不至
而嚴不敢乞貸於 天威之下必至於抑鬱成疾當此之時
殿下雖悔之亦無及矣云云

○十月初八日備忘記禧嬪嫉惡 內殿潛畜謀害設神堂於內外埋凶穢於兩闕情節畢露神人共憤此而置之得志他日則國家之憂實難形諭依前旨張氏使之自盡噫 世子之情事予豈不念諸臣之為 春宮之誠亦豈不知哉第思之〻〻又思之更熟矣事已至此舍此處分無他道理矣茲以予意諭諸左右判中樞徐文重右相申琓吏判李畬請對徐文重曰為 春宮屈法是所望也申琓曰 春宮情事想之則哀痛惨怛故有此區〻之望矣李畬曰 春宮必致傷損矣以此崩迫矣 上曰保護世子之道豈不極盡為之乎徐文重李畬曰誕育一春宮之人不可用攸司之刑矣

上曰使之自盡非謂攸司之刑也雖不受傳旨豈無可慮之道乎諸臣退出 上欲自內酌處命宮女賜藥張氏手擲藥椀大肆叱辱 上怒乘屋轎至其所在之堂促令飲之而終不服 上命取來板門覆於張氏數十宮女壓其上移時死徐文重申玧李世白議張氏於春宮有母子之恩不可以罪絕之禮官宜告訃舉哀於別宮表事則出置於闕外別處以生時品秩治喪務宜從厚依議施行禮書啓 王世子及嬪宮服制似當依古禮庶子為父後為其母服緦之文而今日之事既係變禮議大臣稟處 上曰依此施行○府啓希載僕妾皆已伏法張亦方有拿命繼當伏法希載族黨張天

綱天翮天翮張大維文維斗維泰維張億基等并極邊遠竄
并朝野僉載抄錄
○先是府啓東平君杭締結希載以其姻叔正給希載綢繆
交通及令盡禱之罪彰露無餘東平杭極邊遠竄至是大臣
以下請對時左相申琓啓曰杭之罪惡決不可容貸云云判
義禁李畬知義禁金昌集同義禁柳之蕃李光迪大諫承旨
等迭進爭執　上曰以希載招觀之皆是崇善君妻所爲云
杭之罪惡皆爲其母之所誤也諸臣固請允從　上曰杭之
罪狀予非不知特以近宗故減死荐棘矣卿等爭執出於公
論特爲賜死傳旨曰罪人杭段者斥阿只招當於淑媛生王

子已封元子之後東平以世子毋當為中宮之意封書使
淑正送于矣夫傳于淑媛及其即位之後矣夫家凡百擧行
矣夫無識武夫不知妙理使東平家指揮又有封書乃請得
五龍洞事云云希載指内東平君書札因淑正家每每入送
闕内己巳後凡干擧行每使淑正往問崇善君家則崇善君
夫人指揮以送云云杭以貴近之族寅緣淑正締結希載潛
通書札謀廢毋后欲立張氏論其罪惡合施邦刑以親親之
恩參酌西小門外賜死府啓杭毋申氏雖殁請並削封號依
啓傳曰炤既緣坐其第勿為籍沒 已上朝野僉載抄錄
○鞫囚罪人招辭謄書雲香吳就善堂西邊神堂所祝之說

除妖氣邪氣而成所願是如妖氣邪氣指　中宮也所願者
中宮昇遐則禧嬪復位也與禧嬪同祝云云○淑正実禧嬪
出送錦段造角氏及衣裳并鳥鼠及鮒魚使哲生入送于闕
內同埋於通明殿大造殿寢室之內淑英招辭同○廿生実
自上年九月九日冬至日今月二月二日毎四更量設餅以
進則禧嬪與淑英等親自祝手願殺　閔中殿太子房神堂
段希載妻常爲主張而神祀時巫女着笠紅裳持弓矢起舞
稱以射殺　閔中殿抹樓下云云○者斤禮実巫五禮着朱
笠紅衣自稱爲主神之妾內廟庫當眞祐移給於己亥生云
云又稱四殺君與持弓矢射曰君與抹樓下出獵當射殺

閔氏抹樓下云云○五禮招與者亦禮招同○哲生矣雪香
時美巫家往来之物矣身為大水賜故果為專管而五禮祈
祝時大上典及希載妾果為同参一如壬生招右七人并凌
遲處斬○張希載年五十一矣庚午年間 中宮殿退處私
第時與貴人出銀交結掖庭之説矣身聞於顯父子以諺札
入於宮中諺書辞緣雖未詳記矣身往見顯則顯父子及顯
侄宗道已為會坐方説其獄事宗道曰閭閻流言以為有聚
銀蓄換局之人 中宮殿貴人亦出銀貨云云章道曰 中
宮殿貴人亦出銀子則雖千金何難乎矣身極其驚惶同條
之間有適書之事矣身締結賊顯父子及宗道以諺札流入

宮中謀害國母的實結案處斬○業同招矣丙子三月女上
典招致矣身以為延曙山所當有魘灾之事出往者守之矣
身出往掘得木童子二枚長木尺書一介納於上典其時矣
身就拿時女上典饋酒以勿為援引二萬又勿言預知埋出
之事又云以銀用人情汝須限三次勿服云李大將之子實
為謀主向世子作變於延曙張山隨奈的實凌遲處斬○希
載妻者斤阿只招內淑媛生 元子後崇善夫人與其子東
平因淑正通書闕內又希載自濟州抵書尹廷勳兄弟言及
魘灾事又淑正三寸叔姪安汝孟安世禎與張天漢及金相
德遠之孫泰潤閔相顯之妻甥鄭彬李弘渤之四寸妹夫朴

姓人會於淑正家謀議云云汝孟世禎天漢彬皆杖死廷錫
之子順命引吳始復世禎引閔彥良云云引李宇謙權重經
事皆不實者斤阿只杖斃○順命矣今正月間設神祠於水
漂橋向　中官殿行不道之祈祝者斤阿只曰龐㝫之具及
鷄卵形者三箇自濟州出來淑正家而淑正家龐㝫毋有如
斗大三件云云丙子年本人事段李弘渤與全以萬方燦等
造木人書世子年甲埋置于張墓又得申大將奴孫辟落置
墓傍以爲自　上必起西人之所爲叅謀的實結案行刑○
閔彥良矣國恤時儕輩皆言當上疏矣身招致趙時華問禧
嬪服表與否蓋欲以服之輕重知其待禧嬪之如何而將欲

上疏也又曰戊辰十月閔章道引希載妻之嫡叔安汝益嫡
姪安世禎等交結希載方畜換局事禧嬪以打破其世所秉
鞫深惡西人仍安家叔侄畜事已已正月希載與章道乘夜
來謂矣身曰南人但當善護 春宮其月晦間章道謂矣身
曰數日後當換局舊人若在外則事多不便宜即上來吾則
通告次方往安山君亦往見露梁李崇烈爲可矣身依其言
即往李宇鼎家言其事矣身與凶奸締結的實承服結案○
鞫廳啓曰順命既已結案彥良所供所謂潛畜換局密探眼
制等事皆已吐實矣請按律施行答曰已已事備悉於甲戌
備忘中彥良等與希載輩私謀必托上意萬萬痛心今觀啓

辭無乃彥良之所謂一毫近似而甲戌之教不廷信耶予雖
不德決不為希載輩所指教也卿等之視予若此實無顏面
臨于臣民之上也左相李世白右相申琓判義禁李畬知義
禁金昌集同義禁李光迪柳之蕃等聯名上疏略曰彥良以
宗道之子章道之姪漏洩於甲戌今始發露其矯誣 聖上
之肰臣等必欲究得其情以正王法甲戌備忘如揭日星臣
等豈敢以彥良所謂一毫一分近似而議啓之際并舉其己
巳之陰謀情節今日之密探服制斷其罪案只緣臣等辭不
達意致此人臣不敢聞之嚴教云云荅曰匪怒之教何至過
嫌卿等安心勿辭○彥良處斬擊鼓追施逆律泰潤絕島

字議定配○始復重經探問服制謀為陞位跡減死絕島荐
棘　院啓重經雖屢出於彥良招主張之跡未有明白況衰
麻在身又非參跡而猶且受刑安置則始復以密探宮禁於
始主謀之首決不可荐棘而止請業律不　允府啓睦林一
沈檀與始復謀議跡事請極邊遠竄彥良招中有陞位跡西
人中吳道一激成之語請遠竄并依啓又所啓柳命天兄弟
與延顯同事之狀至彥良之招而極矣請命陞命天命賢并
絕島安置并依　允持平李東彥啓希載妻招有李彥綱家
連信不絕等語順命招有彥綱婢接置于希載上房之說請
削奪官爵依啓又啓曰順命招有金春澤交奸希載妻之說

暗黙之事固難卞覈而春澤以年少士子為世指目妖賊之
口姓名輒登不可無懲礪之舉請如學金春澤遠邊定配依
允○正言金裁疏請國母之賊當國大臣曲加庇護八
年之間神人咸憤而威勢所怵無敢言者窮鄕布衣如李仁
華者冒死極言封章纔徹斥退太遽實為志士之至冤亟賜
恩諭以開言路答李仁華特令放送○府啓前府使徐瑱前
內乘李彥明前僉使洪錫九服事顯希載凶謀陰計無不與
聞請極邊定配依 允
○初 王妃昇遐後副司直李鳳徽上疏畧曰 大行王妃
疾腫彌篤遽奄禮陟翟儀遂空云云又曰該曹以禧嬪服制

混以齊襄磨鍊以入則是與諸後宮無異也既配體於六年
之久則今者為　大行大妃服制比後宮似有差殊輕重之
別云云又曰臣曾以節目供奉講定疏陳大略則今此獻議
亦一義也云云遠竄至是府啓遠竄罪人鳳徵肝肺難掩路
人所共知況翟儀遂空之下了無一字哀痛句語至於痰腫
二字其陰凶情節尤不忍言及今盡撤狼藉鳳徵先機先機
預遮之狀透露無餘請鳳徵為先絶島圍籬安置依　允又
所啓前注書李命世陳達語意絶悖至於只見一時不是事
云者語逼　坤聖渠何忍此等語加之手請極邊遠竄語逼
坤聖之賊李台佐肆然伸救請削黜答李命世依啓李台

佐遠寧又所啓頃年 坤位光復倫彝復正而前輔德朴萬
鼎前校理朴涎相繼投疏或以爲別立疏處之宮號稍存供
奉之儀鄭或請別立名號窃探天意必亂 坤紀終使鳳徵
之疏假托服制復提供奉之說請禹鼎凝中道付處依 允
○先是丙子姜五章者投疏告 世子外家埋兇事兵判申
汝哲家奴應先號牌墜於墓前側 上親鞫應先受刑九次
死 上命譏得作變人張家墓奴業同者領相南九萬左相柳
尚運以爲不可以疑成獄三司力請嚴覈業同受刑就服言希
載家自作木人而誘致應先於酒家柔醉窃其號牌欲先禍
申汝哲去其兵權仍爲打網西人之計李義徵之子弘渤主

其謀云〻弘潡杖懿至是合啓希載締結逆黨不逞之徒敢
搆　國母罔測之禍南九萬徃在甲戌强引議親之法托以
深遠慮至有曰希載伏法禧嬪不安世子不安宗社不安
專出於翼蔽希載自此以後黨援晏然在京輦窺闖　坤位
妖盡禍起致令　聖母飲恨於冥〻之中究其源頭莫非九
萬之罪請頒中樞南九萬姑先罷職不允又所啓業同盡
獄之變蓋自　坤位光復悉國之黨輻湊希載家謀亂國家
逆情綻露鞫廳大臣柳尚運乃以罪疑惟輕終至全釋業同
蓋出於顧他日嫁禍之機爲一身長遠之計逆盡餘手又出
於希載之家醸成今日之禍安得不以尚運爲罪首也哉況

希載誑書誹謗 國母之罪發露於甲戌而唱出深長慮三
字遊辭曲貸者南九萬也臺章送發嚴斥而當時尚運緘口
無一言擠當其罪及至 大行大妃昇遐之日强引鄉儒已
久之疏自以爲深長慮之議臣實力主云夫希載貸死果出
於自家之手則八載之間何獨隱忍含默佯若不與今乃猝
然自首隱然自當故揚深長慮之說顯有要譽之意耶請判
中樞柳尚運姑先罷職不允又啓往在己巳 坤聖出宮
之後睦來善李玄紀等包藏禍心略無顧藉或以不敬不恭
轉奏於筵席或以自絶于天筆之於疏章雖此二凶搆誣
坤聖罪犯倫紀請放歸罪人睦來善李玄紀絶島荐棘答曰

并不　允○初禧嬪賜死後副司直李益壽䟽言　春宮親
臨哀所如以傷損為慮則替送宮僚以為管攝禮曹回啓
世子親臨不可輕議宮僚管攝亦未知合於事禮至是益壽
以大司諫䟽救南柳執義俞命雄司諫魚史徵獻納尹弘离
掌令尹憲柱正言黃一河論益壽罷職○持平李東彦啓曰
領敦寧尹趾完當甲戌正名位之初首以禮遇供奉之論抵
書首相繼又提出私書上章而使萬鼎涎等䟽接踵而起轉
相鼓簧以至風徵而極矣故臣以舉劾之意發簡諸臺議未
歸一請命遞斥臣職司諫魚史徵掌令尹憲柱持平金相穆
正言金栽黃一河啓曰尹趾完之罪不可不論而輕先發簡

似非愼重故不敢爲同令被憲臣非斥請遞斥臣敢答曰勿
辭退待大臣以下請對時南九萬罷職事 上曰不可以護
賊爲言論以誤事不可無罪依 允柳尙運罷職事 上曰
業同獄經請罷鞫大段誤着依 允尹趾完罷職事 上曰
不過私書往復於首相而已乃一時意見之誤入也勿煩連
啓南柳遠竄事尹罷職事依 允○尹趾完疏臣於甲戌末
赴召時按獄首相有私書相問臣之謬見適與相符其所酬
酢少無異同逮臣赴召首相酷被疏儒之斥臣亦首實退歸
田廬且欲白其心以爲國深長慮出於善心爲辭矣李仁華
疏中侫臣欺君云者專指臣身而及合辭論劾律止罷職臣

實疑哉○大憲徐文裕徐宗泰趙相愚掌令李聖肇尹星駿
李垣皆號救南柳被罷己上并朝野僉載抄錄
南九萬字雲路號藥泉開國功臣在後孫　孝廟科領
相謚文忠○公嘗掌試金公昌協對讀至李瑄儷文朱
筆乱打及書等書三中金公持難公曰觀其文必多讀
書當優於策終場必赴未可知姑置優等耳及終場果
佳作高中金公語人曰文鑑如某者爲考官然後可赴
試云○昆崙崔昌大撰公墓誌略云公起寒素以才識
爲大官甲戌春澤重爀輩潛聚銀說稱謀復廢　妃公
上章言　中宮復位若謂羣不逞之徒一分有力於其

問其爲聖德累何如也重爀遠配希載通張氏書語
涉中宮時春宮從七岭公謂希載誅張氏危恐春
宮不安請屈法傳生議春澤輩㗶鄉生詆公爲護逆又
慫教金鎮圭甚之公出郊已而還拜相又疏請重爀罪
竟拷死希載之貸死出於經法之外雖素慕公者莫不
疑爲及有丁酉七月事人始思公爲不可及也
柳尚運號陋室又約齋公後孫顯宗科領相後以子
鳳輝逆罪追削
尹趾完字叔獜號東山顯宗科左相謚忠正○判書
絳字子駿號無谷苔扉民獻子苔扉夢神馬自天而下

色赤生公名絳字駿殘時家人夢赤馬昇天云有四子長趾完次趾善趾仁趾美

○先是副護運善世龜疏曰孺子將入井必有怵惕惻隱之心今者王世子乃匍匐之孺子也啼號之痛奚啻入井之迫殿下於此尚不動心揆之天理不其乖哉又曰經筵當讀史至魏主叡母子鹿之說為之掩卷惻然久之不謂此事乃見於聖世也云云院啓遠竄○十二月大司諫尹德駿疏崔錫鼎三劄出於忠愛善世龜之疏語不擇發還給足矣竄之嶺海宜不過中乎頃者宰臣陳疏東宮宜就哭張氏之喪遣宮官護喪事該曹一切寢格臣意以為不然也尹趾

完事此係私書不當褒而大臣異於庶僚不當隨事譴責閔
彥良今日就刑實天討之也第既袁姓又多虛罔吳始復權
重經猶用罪疑惟輕之典至於吳道一之影響不及者今日
請竄何所據也云云答曰疏辭未知得當至於何必親鞫之
說極可駭異也掌令朴泰昌上疏伸救南九萬尹趾完柳尚
運吳道一又曰姜世龜疏出於爲 春宮過慮而遽被竄謫
何也昔唐肅宗時廣平王固無恙而李泌以建寧之死過疑
唐宗至以黃臺辭以諷之今世龜其情則與李泌同一過慮
也竄於嶺外竊爲 聖朝惜也○司諫崔重泰上疏論諫臣
之疏以親鞫一事使以爲君上之過擧者抑何意哉至若姜

世龜之鼓煽妖說罪竄嶺南而諫臣費辭營救宗未可知也
吳道一激成號議之說緊出於彥良之口狠籍擧名一如吳
始復沈檀等滚圖合雜朝家大意專欲平反沈檀諸人薄施
竄逐則道一宜無異同且彥良供辭條貫甚明而以謂表胜
以其招辭歸之於虛妄似此論議決不可服人心也云云○
院啓尹德駿朴泰昌輩立異大論挺身分疏已極無嚴姜世
龜疏語危險被竄亦涉太寬爲今日臣子何敢伸救乎請德
駿泰昌罷職不允 已上朝野僉載抄錄
○敎曰自今著爲邦家之典不得以嬪御登后妃
壬午幼學任敞疏略 中宮爲正毋禧嬪爲私親則遣此間

極尤有罔極我 世子情勢慘然今日 殿下所當罪其罪
法其法而十分慰諭以安 世子之情今日臣子亦當奉承
聖教以伸討復而繼以慰安 世子 世子至誠陳戒則君臣得
宜今也不然必曰禧嬪不治然後可以慰安 世子之心有
若以 世子之心恝然正母之被弑而偏護私親者然其迹
雖似獻忠於 世子其實未免歸 世子於不是之地也又
曰禧嬪之殺 中宮何許變而不爲之告 宗廟頒臣民乎
又曰咀呪之變變之暗昧故地愈遠則聞者愈失其眞歲愈
久則疑者愈信其僞目今嶺儒柳流者聞之誤疑之甚至於
投疏臣未知八域之內如柳流者凡幾人數月之內猶如此

况數年之後乎云〻 修撰李坦校理李觀命掌令李德英等
啓妖妄之疏不可不痛懲 上曰處分已定乃以胡辭亂說
投疏極其壯妄定配可也府啓朴奎瑞爲名者獨上一疏辭
語去悖惟兇之輩不可不嚴懲請遠竄依 允
乙酉湖儒稱德明上疏請尊號答曰昨年禮判金鎭龜以此
事有所陳達而竟不許卽書予懷小紙冥今以出示使羣下
知予志所定非一時撝謙也仍封下御製詩〻曰否德丞丕
基于今卄九稔歲連痒稼穡民屢奪糊艱國事推其疚天災
日又甚休提稱慶說但有夙宵凜〇王世子上疏至再疏三
疏判樞徐文重平川君申琓左相李畬右相李濡戶判趙泰

秉刑判姜𥊑司直閔鎭厚禮判尹世紀參賛宋昌兵判兪得
一左尹金錫衍韓城君李基夏知樞李宇恒工判李光迪禮
參兪集一齊會請遵 中宮兩廟已行禮稱慶 上終不許
○是年十月下傳禪之教尋還收 上於藥院批盛言火盛
之沉痼仍曰凡人死生所關孰無顧惜之意哉若不遵依
祖宗朝故事居閒調養則實有難言之憂予之有此意久矣
今日益決矣玉堂大臣請對命書入所懷大小公事留院下
教曰受禪國之大事其令禮官節目擧行大臣陳啓玉堂上
劄兩司合請還收皆不 允王世子上疏答予志已決斷無
允從之理大臣伏閤 王世子再疏三疏大臣三司以下請

對引見 上曰上自股肱輔弼下至軍民耆老至誠陳請不得不勉從大臣合辭曰 聖教如此宗社之福也諸臣皆感泣

丙戌秋八月 上御法殿世子奉觴稱壽前歲羣臣以上之即位三十年請 上徽號不許世子上章陳請乃許陳賀進宴至是行禮

○是年六月忠清道儒林溥等上去疏鞫問定配朝野僉載曰溥號曰辛巳之獄有金春澤謀害東宮之語其時按獄者皆惡其言不歸于文案人多傳說云云時老論皆曰設鞫究問痛覈其虛罔然後吾輩可以容跡於朝端免禍於他日云

少論若不鞫問是驅老論於危穽也羣情如沸於是持平鄭
栻啓請設鞫 上從之當衿辛巳之獄死囚尹順命希載外
弟也臨決叅大言曰矣身之前後納招皆聽春澤所慫恿春
澤云如是納招可無死而有利今反殺我耶云云而按事者
不録其事云又有流言曰順命供辭有云希載在謫捉諸書
數其妻悪曰此女與金春澤相奸交通西人欲謀殺我身渠
若殺我於 世子亦宜好耶汝以一家中年長之人何不禁
斷乎云云而其時問郎等初不載錄云又有凶言藂於罪人
之口而鞫廳置而不問云云辛巳委官左相李世白判禁李
畬知禁金昌集同禁李光迪柳之藂也辛巳按獄諸臣各自

疏下李光迪則曰順命約無此辭全昌集則曰順命引希載書
而其辭則曰其妻與春澤交奸謀害我身渠若殺我則於
世子豈亦好耶辛巳間事即呂必重姜履相之供皆與昌集
略同其辭錯出人益疑之問即邊配溥刑配絕島○溥疏略
君德輔導必資賢佐績成尹拯山野避跡終不責然意者時
勢之相違而其操之不變者耶試看今世此何等時 殿下
旣慶元嗣冲年儲位粤在誕生之後一種陰邪之徒隱有不
利之心及至辛巳謀害東宮之說發於罪人尹姓之招其時
鞫廳掖去四字歸諸乱招匿不以聞此誠何意是可忍為乎
結之以任徹之悖說再入朴奎瑞之凶疏又進崔重泰之陰

慝金願圭之慢蔑前後和應同有斯極慷慨之士徒懷憂憤之耽操守之賢益固長徃之計若能嚴去除惡正義明倫禮消於前星禍絕於後日則朝家禮遇之賢獨無贊襄之意乎云云

○九月京儒李潛投疏大旨與溥疏同朝野僉載曰上教曰治林溥不嚴鞫有潛疏命親鞫潛顧告國家大事云解縛問之則其大事春澤交奸希載妻不忍聞之說半吐半說受三次刑而不服遂命更鞫溥等時議亦欲深治朝士多被引逮獄官李喜茂匡調上下平停之獄不蔓溥杖斃潛亦杖死

○潛疏略徃在戊辰 元良誕降實萬世無疆之休禮擧論

教宜無不盡宋時烈之以儒為名者乃有姑徐之言何也及
爭壼位有變當事之臣不能導道回天遂使　聖明之主有
急遽過中之擧其身不免於殲其禍尚延於國可勝痛哉逮
夫　壼位既復之後乃有春澤者敢自以為功公肆玷污於
日月之更國人皆曰可殺而曾不少懲益肆縱恣希載之妻
必與之奸淫而綢繆為其色而然耶抑有他意耶其黨東彥
不敢全沒至於論配則　殿下亦豈不燭之耶張氏賜盡諸
張氏族則宜無更問而猶曰名義〻〻云甬者是將欲置根
於何地耶去歲金鎮圭跡論進宴之非　春宮經罔極之變
處畏約之地適當千載之會親揚萬壽之慶起惧可釋讖謀

可沮而鎮圭者貫勇務勝不顧分義前冬自　上禅位之命
莫知　聖慮所在而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視膳之
暇恭決庶煩固不害於禮意而乃當伏閤之際軍門之傳令
京兆之甘結八道之行會連夜紛擾有若燃眉之急迫在瞬
息者軍校民庶充溢深嚴之地恰似古所謂兵諫者向使　殿下
不反汗旬日則難合之危機果如顯命等所云云耶顯命者
　殿下不以其兄之故而累加寵擢則遂與匪人結為心腹
敢以難合等説隱然恐動尚可謂　殿下任守敵逢瑞之徒
又復闖發其意無奈何於　春宮者而春澤之黨掩護周遮
而獨使善世龜之忠抱冤於窮巷之下者誰也至於兩台屏

還三劉久屈骨鯁孤忠擯死灰徼冥鴻高蹈反羅魚網無非
搆煽危亂之階要其歸則左右前後莫不向刃於春宮而
殿下猶未之覺耶乃者林溥之疏實出 宗社大計趙秦
來之名門世胄義同休戚者從前逆擊公肆詆辱閔鎮厚之
戚聯肺腑恩猶骨肉者繼後請罪不有國言此皆蔽於私意
自棄其身者也春澤既結戚里威制一世頤命實左右之
春宮之於春澤必無兩立之義臣以為春澤不誅頤命不竄
則國之不亡未可知也云云
○丁亥左相金昌集疏辛巳鞫事外間危言無所不至前年
溥疏果出大抵溥疏醞釀蓋久固非一二人所為如必重覆

相何足言哉其中朴泰春乃臣至親推助傾陷人心之危險
至於此云云又疏曰見領議政崔錫鼎之疏斥臣之辭尤為
深憯臣於昨年溥疏之出也首陳一疏盖臣之所聞於順命
者只是豈好之語此與溥疏中二字輕重相懸其時只循例
取供而已盖勿論豈好不好以此言傳之於履相者必重也
數衍而增益之以疑亂聽聞者履相也及其供對也履相則
曰不好必重則曰有不好底事與臣疏所謂豈好者略相似
而語脉意勢實有輕重之別其為出於禍心則一也上年八
月請對時領相曰不好與不利何間乎不利則乃有害也夫
不利二字本出管蔡之言今乃謂不好與不利無間而又以

有害釋其義其異於溥疏者幾希云云○踈齋撰竹泉行狀
曰韓重赫者妄稱首復 中宮交結無賴聚財歛醵顯等起
獄羅織公之從子春澤亦在其中 上乃覺其凶計盡釋其
囚公還朝陳暴崩迫 上慰諭南相九萬請疏釋己巳諸人
公疏曰欲以半日庭請民時伏閤為掩人耳目之計云云承
暉殿火公入對請察消長之機世龍妻死逐杭主其喪妾
中宮請書爵于銘旌公爭之論杭僭妄自稱慶之議起鄉儒
上章請受 尊號兵判俞得一諫長李廷謙亦力請 東宮
三上疏請之左右相請對言古事之無上號請陳賀進宴尹
世紀金字杭趙泰采亦夾贊乃卜吉設廳公疏曰云云 王

世子疏曰金鎮圭何人必欲沮戲公陳疏待罪癸巳又有四
十年稱慶之議賓廳啓請公不忝又上疏曰臣自初欽頌
謙德必期將順不欲使 吾君受數字之號云云乙酉遜下
内禪之命大臣伏閤公入對泣諫又有湖孽申浯者疏誣
公曰 世子欲上壽伸至情則別生異議終始力沮此無
世子也丙戌享皇壇領相崔錫鼎將攝事儒生宋婺源疏錫
鼎之祖曾主和虜錫鼎價虜使受嫚書辱國壇祀尊周不可
攝事 上怒遠配婺源從援趙泰一疏曰婺源春澤妹婿疏
下姓金名澤皆其子侄此其叔侄所主張假托大義幾乱至
此宜投四裔云云春澤遠配公配德山未久林溥李潛疏起

溥以迷蠢不解文受誘於羣不逞李潛乙卯凶黨子弟外黨
亦多時輩疏言南柳諸人忠於 世子斥之者春澤之黨云
其凶倍蓰於中趙林溥疏入 上親鞫其所對視疏語尤凶
忍杖不服而斃[illegible]
丁酉七月 備忘記曰五載沉綿目疾添重酬應漸難國事
可虞依國朝及唐時故事 世子聽政○左相李頤命獨入
對獻納補聖畧趙鳴謙論獨對之非李頤命劄曰伊日詣閤
之後 中官來傳 聖教俾臣先入臣謂承旨曰此異常規
承史不可不隨我而入臣則在前趙到中庭顧後無人始覺
承史之見阻閤門而離座不遠催臣上殿臣曲拜之後先請

召入承史 聖諭乃引 孝廟事教以進前倉卒之際事勢
急遽臣於千萬意外遽當非常之事驚魂未定考史之行令
當復命而臣無以収拾精神稟定儀節雖無臺彈勢難忝議
荅曰獨對非今剏行者卿顧謂承史同我隨入則尤無所
矣○領樞尹趾完自鄉來謁略伏聞筵教有語及 東宮者
老臣不死乃聞此報直欲碎首丹墀而不可得惟我 東宮
睿質天成承事 聖后至孝無間中遭變故無一毫幾微形於
外夙德三十年豈意今日乃有此事自古衰末之世陰邪不
逞之徒蘖芽其間昔在甲戌大臣南九萬竭誠調護誠以
宗社安危亶在於此今九萬已矣只有垂死之一微臣不能

鎮伏人心又曰獨對之擧上下交失　殿下安可以相臣為私臣相臣亦何可為人主私臣宜其中外驚惑云云答曰予予病至此　世子聽政之教予先發口大臣奉承至於獨對非今始行卿指斥左相語意非常尤有所未解也備忘旨頒府事疏言獨對意在逐卿卿因此出都門即日入城事傳諭左相又備忘記曰尹趾完有若國家安危迫在呼吸者然汲汲入來擧措異常直以私臣一筆自斷此等排軋之擧反出耆老大臣世道無可言○左相劉臣之前後入對罄倒衷赤聖明倘燭其可耿乎　聖上矜詰以唐時故事臣乃對以本朝盛典又與諸大臣若口陳誠終有傷分今之言者不究

本末肆加詆辱一人唱聲羣起擠之至於獨對之命出於倉
卒若使臣毅然不承命則可謂善處事而蒼黃顚倒不及爲
身謀諂此噂喈萬殞何辭　答左相劉曰獨對時卿之直敍
可質鬼神大臣之言萬〻至寃日昨下政院之批出於聖謏
之意也尹趾完跡九耋之年乃以讒人見起將何顏復立於
世乎又曰　殿下此心終爲亡國根柢云〻　答曰白首之
年甘心於壞乱朝廷予實痛恨也判樞趙相愚跪臣露推
殿下以光明正大之擧爲　宗社臣民之慶而始則麾退承
宣記注之臣行獨對非常之事旋復弄進二三大臣密勿諮
度一對二對至于三對此何故也及夫玉堂之劉出臺憲宮

僚之疏結之推其語次可以測度不覺涕淚之被面也　王
世子定位號三十年之久未嘗有一毫過失聞於外者而猝
有此未安之　教何也今則既許聽政又許勿錄未安之
教更無可言今臣所言可謂妄發而故相臣南九萬憂之於
甲戌崔錫鼎憂之於辛巳其憂也可謂過矣亦不害為　宗
社之大計也其時　殿下以善世龜疏引諭語謂之不祥至
施竄配　殿下處事之至當可以仰揣而夫何樞機一失衆
心滋惑為今日之計莫若誕發綸音明告以向者之　教實
出於輕遽今已快悔而益篤慈愛之念則臣庶之疑可釋
東宮之心可安云云疏入即下　備忘曰日昨筵教宜有他

哉不過慈愛之心欲使東宮加勉而已○領相金昌集劄頃
者隨諸大臣之後入承　聖上未安之教合辭爭論幸蒙
聖明肰從羣情遂有聽政之命臣等方攢祝欣幸判府事趙
相愚疏復進二三大臣密勿諮度是何言也伊日　召命遍
及大臣之列而諸臣自不來耳此豈　殿下欲與二三臣獨
言者哉頃府事尹趾完之疏乃責臣等不能爭執於聽政之
擧臣實未曉其何意也始臣等之所慮只在於　天心之回
悟耳又孰知聽政叅决之有異同于國朝寶鑑　文宗叅决
庶務及考宗歸則乃如今之聽政耳寧有二者之殊而大臣
之是彼非此者何也頃見李仁復之疏始知外間有一種議

論今大臣意深相襲而語極深重云云左相李頤命又劄原
任大臣留疏又及臣事又聞嶺南監試儒生羅織而将拜疏
以臣獨對爲言云臣顛倒踈率陷此大罪固不足言以 聖
明亦受羣疑此臣所痛恨也諸大臣之入對也俄頃之間
聖心霍然雲消霧開持難變爲快斷辭氣温諧未見纖毫芥
滯臣以此决知 聖心之無他也外人不能獲覩其光景故大
事雖定猶未釋然者亦無怪也○王世子再疏三疏 答曰
昨日批旨中訓誡之言有其式克欽承毋庸更辭且近日事
處分正是非明可以不惑於百世也事関斯文頗不重歟故
特言之予志汝遵莫之或撓即丙申懐尼處分也○王世子

八月初一日聽政朝参

○己亥遣張禧嬪墓因術士咸一海毀言也改葬時持平金鎮商上書臣於禮書稟定仁章里改葬時望哭之節而有愚見附陳 答曰令該曹稟處禮曹申目觀此金鎮商書昔伯魚之母死朞而猶哭夫子曰噫甚也朞猶不可哭況改葬乎云聖人之訓非指改葬今此援據未知襯着 令曰議大臣判樞李頤命議夫伯魚為父後而喪黜母踰禮也朞可除而哭無時經情也夫子之甚之也不亦宜乎 邸下若於私親之改葬將為之成服而哭奠宗為踰禮而今者屍柩出地重壞復閉尚不得遥望一哭則生育之恩反同路人 聖上之

許禮官之請者誠無嫌於禮防金昌集金宇杭李健命趙泰
采議同依議施行金顧商達曰諸議皆以為改葬一從初葬
之禮云禮當服三年者總殺之也今以　邸下哭於始葬者
為改葬必哭之制則非殺其禮之義且始葬之哭在服未盡
之時則何足為援於改葬乎且以　邸下所已行者言之壬
午初朞有望哭之議其時禮官引伯魚哭夫子甚之文竟不
行既不哭於朞反哭於改葬豈不近於始殺而終隆乎且重
壞復闕不得一哭生育之恩反同路人云當初〻朞之歎一
哭而伸情者有加於今日而乃勉抑不為之此乃遵禮訓也
傾何傷於生育之恩乎今者諸臣之議如此請遵亦臣職

荅勿辭 已上朝野僉載抄錄

野史曰己巳禧嬪昇爲正妃相臣金壽恒宋時烈賜死甲戌 仁顯復位鋤治己巳黨流委官即南九萬禁堂即柳尚運徐文重尹趾善朴泰尚也問郞金時傑以緩治鞫獄疏斥委官禁堂吏叅金昌協移書責委官及辛巳禧嬪死大臣南九萬柳尚運崔錫鼎尹趾完等疏請全恩李世白申琓李畬金昌集等將順 聖旨李禎翊任敵至請告廟頒赦 世子時年十四歲及丁酉 命代理大臣李頤命獨對一邊人以此藉口謂不利於世子遂成辛壬之禍云

右己巳　坤殿遜位甲戌復位丁酉　世子代理合
錄

肅宗朝 下

丙辰時設武科一萬四千人放榜時闕庭狹隘設於敦化門外

辛酉 命以我朝兩賢宋朝三賢及黃勉齋從祀文廟先是仁祖乙亥館儒宋時瑩等疏請牛栗從祀蔡振後吳挺一等疏詆而沈光洙製其疏時瑩等又疏卞誣大臣尹昉金尚容吳允謙皆上劄卞之判書趙翼玉堂沈之源趙錫胤等亦劄卞 上皆不納儒生權蹟等又疏詆文提學崔鳴吉劄論振後蹟等前後斥賢之狀 命遞罷諸道儒疏相繼皆不得

請　顯宗壬寅嶺儒金網等誣詆牛栗館儒柳延等疏下存
有曰嶺南舊多先輩若柳成龍鄭逑張顯光鄭經世諸人南
中所仰也成龍之於李珥至有聖人之歎若逑若顯光若經
世皆尊慕兩賢毁於言語見於論撰而今者此輩不信于成
龍而信仁弘不信逑顯光經世而信景虎云云至是八道館
學李延普等疏請牛栗及羅楊李從祀之典　上問于大臣
特從之生員朴性義等疏引栗谷辭職疏早喪慈母以妄塞
悲遂耽釋教之語及宣廟罪牛溪之教不赴國亂之語
請丞収成命因臺啓定配正言李徵龜持平李日翼疏救并
命削黜生員趙信乾等八十餘人疏略李珥自訟書曰狂

走山林顛倒失所又與成渾徃復攻斥李滉前有絶倫逆禪
之累後有學術乖繆之病至於成渾蹤跡終南嘗以徵士自
擬終乃有殺士之隱當君父枕戈之日乞和誓賊　宣廟明
教豈非渾之斷案乎云〻　命遠配○時吏判金錫胄劄請
陞正文廟祀典曰荀況以性為悪以禮為偽以子思孟子謂
亂天下古之稱況者必并荀楊〻雄既見黜況安可獨留子
馬融為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後為南郡太守以貪濁罪免
可罷也王弼祖述老莊與何晏倡清談晋室亂可罷也王肅
仕於魏以女適司馬昭又為司馬師畫策討文欽毋丘儉可
罷也杜預為司馬炎謀主且盡殺江陵人為臣則求純為將

則不義可罷也何休註春秋黜周王魯又註風角書班於孝經論語可罷也至於七十子之中論語則稱申棖史記作申黨其宗一二位中一可去也公伯寮則是毀子路者則此子服景伯之所謂力能肆諸市朝者此可去也蓋此刪出之論初起於宋濂之議益著於程敏政之疏乃見施於嘉靖也先正臣趙憲以質正官朝京始聞而東還上章請從 中朝之制時事擾攘未克聽施有待於今矣執義李翔議前人已定之論無可疑者領相金壽恒議戴聖之以貪得誇史言爲仇家所搆而大戴禮〻家所宗其功不少恐不可輕黜劉向上言黄金可成特少時事而立朝精忠經術博洽此誠可惜者

其餘公伯寮荀何二王馬杜之違背聖經得罪名教所宜首黜至於賈逵吳澄則逵以經傳解詁雖得通儒之稱論說經義專主圖讖以媚貴顯此與何休之註風角何異哉澄以宋朝進士失節於胡元其學亦流於伊蒲塞之習此二人不可仍留申棖申黨則去黨存棖不可已也判樞金壽興議鄭知和議并略同左相李尚真議可行者三只行其一反不如全不行也 皇朝釐正改題文宣王之號為至聖先師顏子以下俱去爵名廟額不曰大成而曰先聖其言曰唐之玄宗始謚為文宣王顏子以下補公侯伯其封公封王於夫子者君臣〻之道悖亂曾謂責家臣之詐易大夫之簀者其肯安

享斯名乎況自稱皇帝以其封臣子者強加以王非所以尊
聖人故因張孚敬之言一改千載之誤也如欲釐正在所當
先至於后蒼王通歐陽脩胡瑗薛瑄諸賢皆已見陞而我國
未嘗遵行獨於黜享事謂之從周恐於義未穩司業朴世采
議從周之義一一遵行則已今乃無所変通只循刪黜一例
未知允合進善尹拯議實無學識不敢當議云云 上教曰
値此陞享之日亟舉未遑之典不容少緩公伯寮荀況馬融
王弼王肅杜預何休賈逵吳澄等九人亟黜俾正訛誤亦令
去申黨宜矣領中樞宋時烈病未收議追上疏曰我東從祀
至於八人之多未能粹然皆出於道章甫之徒或不無竊議

至於宋朝三賢亦不無可言者朱子於滄洲之祠只祀延平而羅楊不與焉朱子之言有曰龜山先看莊列雖見伊川此念熟乃時發出來羅仲素亦有此意又曰龜山之張皇佛氏之勢如李鄴張皇金虜也又曰近讀龜山列子說令人惶恐不知何故如此背馳也亦曰龜山做人苟且蓋謂就之於蔡京也滄洲所取舍無乃此耶今日三賢雖不可遽爾取舍惟其道德之純疵不可不察也至於文成公李珥事延平稱道朱子不諱其從遊道謙事延平嘗曰元晦初從謙開善處下工夫所謂謙僧道謙開善謙居寺名昔文純公李滉亦稱李珥之不諱前事是亦延平之意也又曰當去不去者亦不無其人胡元之許衡是也文成公嘗謂

衡之仕元雖非失節而是失身也臣嘗以是白於 聖祖則
聖祖以為正當之論惟其有煩故密論臣以難使今因陞
黜從行亦去似無痕跡矣又曰顏曾思孟父子位置實為未
安若依 中朝例陪聖祠以顏路曾晳孔鯉孟孫程珦朱松
蔡元定配於叔梁紇則名正理得又曰周程張邵以至朱子
尚在兩廡與崔致遠等相並此甚不可宜陞殿內然七賢之
中邵子之學朱子嘗論之其言不編於近思錄其傳不列於
淵源錄溫公則朱子許其功而不許其學又其黜漢帝魏大
有幸於春秋之義此二賢似不得與程朱共陞又曰勉齋黃
氏實為朱子嫡傳其所編通解續書其功不下於尚書集傳

而獨不得與九峯蔡氏同祀者豈非欠典又曰朱子獨於禮
書未及該成朱子所謂千古之恨者也文元公金長生得程
朱之學於文成公李珥而晩年專意禮書其所撰喪禮備要
家禮輯覽疑禮問解禮記疑等書一主於程朱之說雖趙
向異途之家無不遵用其功盛矣夫以鄭衆杜子春只以註
釋周禮尚與於聖廡之享況文元公是東方禮家之大成耶
必須博議廣詢行之若議論不咸雖不得行亦何恨哉領相
金壽恒議宋朝五賢之陞殿內久已有此議舉而行之無可
疑者但聖廟間架不先恢拓無以奉安恐難輕舉巨役勉齋
黃氏今與楊羅李三賢一時同享誰曰不可許衡宋元間名

儒學術行誼亦多推重而今玆請黜意有所存此論寔是不可無者惟在量時處之金長生禮學有功於世教服食之事誠無愧矣然謀之必廣處之必審然後事體尤重矣兩賢從祀亟舉成命而此則姑俟後日恐合事宜判府事金壽興鄭知和右相李尚真議略同左相閔鼎重議大聖以下位版改題是第一件事羅從彥則比楊時似未較著更加商量不害其慎重金長生則讀其書可知其人矣陞聖廡俎豆之列舍斯其誰司業李翔議宋時烈疏我東從祀八人中有可議者豈非麗代以上文章之士也此事先賢亦嘗言之公議已久當此釐正之日又不舉論則百世之下更有大眼目大力量

之加於領府事者來可必也滄洲之祀不及楊羅微意可見
到今追擧未知如何宋朝五賢陞配殿內事理當然只以時
屈擧贏未即擧行未知其可全長生殿食之議人無異辭事
固有一言可決者亦有多言而不可從者顧事理如何耳執
義朴世采議何敢妄言自陷僭猥前執義尹拯議虛辱盛禮
默無所效判府內宋朝五賢陞配殿內徐待年豐擧行勉齋
黃氏與楊羅李三賢一體陞配許衡還角默享有煩聽聞姑
勿擧論至於文元公學問道德予固知之而事體至重姑俟
後日今從多士之請先配五賢宜矣禮書啓從祀六賢將樂
伯楊時文質公羅從彦文靖公李侗文肅公黃榦文成公李

琊文簡公成渾定位版式公伯寮荀况賈逵王弼馬融王肅
杜預何休吳澄黜享淄川侯申黨去文登侯申棖存○本朝
兩賢從祀之請自　仁廟乙亥始來朝三賢幷配之請自先
朝戊申始今始禮成至甲午六賢陞配殿內道國公周敦頤
奉於魏公卜商下豫國公程顥奉於潁川侯顓孫師下洛國
公程頤奉於道國公周敦頤下新安伯邵雍奉於豫國公程
顥下郿伯公張載奉於洛國公程頤下徽國公朱熹奉於新
安伯邵雍下○校理朴泰輔疏明朝宋濂程敏政倡為黜陟
之論指斥前賢太刻不足為千載之論張孚敬妄以淂君斷
出行之無所顧憚本不足道也史記所載七十七弟子見于

傳書者三十五人其四十二人纔傳姓名蓋不識其何狀人
矣公伯寮之為人只見論語一章或偶有此失而其餘有過
人者歟皆不可知申棖雖見於論語或不在七十子之列難
强以申黨當之荀况雖并駁不純自是戰國大儒論之秦漢
章句之儒不曾過之何休之註風角不過如劉向之誦玄術史稱進
退以禮其人固不可輕馬融之失固多而以貪免官染汚之
誣也今以此為融罪案而戴聖之貪贓則諉以仇搆又曰今
日臣隣不思輔導猝然贊 殿下以斥黜先儒折毁重典云
云又論李端夏甲寅撰進行狀承 命惟恊添補禮儀首末
事傳曰朴泰輔罷職不叙領相金壽恒劄略朴泰輔條列

無非臣罪也臣不欲多言而只以馬融一人言之其貪未論
其虛實而為梁冀草奏枉殺李固掩不可得泰輔奚獨不知
其可惡必欲比同於戴聖以黜融存聖為不得其平豈其急
於斥臣終歸於失好惡之正耶若論不能輔導之罪臣竊為
首云云右贊成金錫胄入侍曰劉向所失雖在黃金一疏其
傳經之功不可泯者尹根壽之言也戴聖之傳經大有功於
後人不可黜者李恒福之論也欲改稱為聖師則當盡革
諸弟子爵號事涉紛亂者申欽之言也此所見之不同也今
朴泰輔所論公伯寮荀況馬融則有不然者公伯寮本臧倉
桓魋之流而只見於論語一章馬遷誤認為弟子朱子論語

註曰出伯寮魯人而不曰孔子弟子馬融則秦輔雖以貪濁為誣而李固之死出於融手荀况則性與天道微妙難知所謂性惡容有可恕而至於子思孟子極力排斥故一傳而為李斯如楊雄朱子書以莽大夫久身聖廡至皇明始黜之陟雖重豈終不可行哉

辛巳上親定海州夷齊廟額清聖 御筆書下仍教曰儒跡山名首陽洞號兄弟想像清風有曠世之感又製跋文命刻于下

○是年建啓聖廟先是 顯宗朝戊申館學儒生申應徵等疏文廟從祀位次顏子父無繇曾子父點子思父鯉坐於廡

下以常人論子坐父上其悖禮如何然則顏子曾子子思之
靈豈肯安於廟廡之上哉孔孟程朱周張之父則皆無享祀
焉 皇明洪武弘治間宋濂方孝孺等請立啓聖祠至嘉靖
間閣臣張孚敬申請得旨立祠啓聖以叔梁紇以顏無繇曾
點孔鯉孟孫氏配享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萬曆中學録張
養蒙題請周敦頤之父輔成張栻之父迪並陞祀啓聖廟此
皇朝已行之典我國所當遵行者也判樞宋時烈議今茲聖
廟沿革之議只從皇朝禮先儒正論則寡過矣贊善宋浚吉
議啓聖廟中朝已行之制其意固好領相鄭太和議中
朝定例悉宜倣行領樞李景奭判樞鄭致和議同 命待年

舉行○眉叟記言曰時議立啓聖祠非禮也周禮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疏曰此明諸侯之國天子命之使立學者祭法又有法施於民則祀以死勤事則祀以勞定國則祀能禦大災則祀能捍大患則祀非此族也不在祀典今啓聖之廟推其可據者言之少典生軒轅帝嚳生堯瞽瞍生舜鯀生禹癸生湯周時禮樂大備嚳四代之所郊禘也少典瞽瞍鯀癸未聞以生聖人報食者既於禮無所據不當祭明矣矧曰議禮制祭天子之職也叔梁氏啓聖之號盖始於元非古也叔梁氏設有廟祀於魯則猶可祀於學則不可亦元人失禮也既釋奠于先師又推其所自出以祀之非禮也祭非

其類鬼神不歆云云○辛酉宋時烈又疏請啓聖廟事至是年判敦寧崔錫鼎啓 先朝戊申年儒生以啓聖廟事陳疏蒙允以待年擧行蓋此議起於 皇朝程敏政贈判書臣趙憲東還封事 中朝太學有啓聖廟之制我國亦宜倣行云云臣意事體未安時詢廟之領相南九萬議據之禮意恐不必然不如姑寢以俟後日判府事柳尚運議同左相李世白議廢 中朝已行之典 先朝已下之命臣未知如何右相申琓議同領敦寧尹趾完議臣意與崔錫鼎一般左參贊尹拯議何敢妄論吏議權尚夏議此事既據 皇朝令典臣師宋時烈宋浚吉以爲名正理得臣習聞緒論○傳曰啓聖

廟特為舉行 啓聖廟位版式齊國公孔氏曲阜侯顔氏萊
蕪侯曾氏泗水侯孔氏邾國公孟氏○孔氏通紀曰徽公冝
娶仇氏生孟氏三歲徽公冝卒云徽公冝三字名耶徽公爵
冝名耶

丁酉以文元公金長生從祀文廟先是辛巳進士崔雲翼等
疏請 命議大臣左相李世白議金長生學問之功無媿腏
食之典中樞議同判中樞尹趾善判敦寧崔錫鼎議似難輕
議領府事南九萬判府事柳尚運議畧同左叅賛尹拯議何
敢容喙重犯僭踰行司果權尚夏議臣師宋時烈曾於辛酉
首發從享之論臣當誦師說 判府內今予斬許非曰不合

惟其慎重徐待後日政院啓忠清儒生李喜曾投疏詆斥金
長生不有餘力并擧李珥成渾皆意侵侮 傳曰李喜曾遠
配承旨朴明義救喜曾院啓削奪館儒黃夏弼等朴大俊申
錫華等金有萬等連疏請從享壬午進士金有萬等再疏三
疏嶺儒金克華等再疏三疏館儒尹鳳朝等三疏并 答以
差待後日書出慎重至是館學儒趙鳴謙等又疏請 特許
之進士李相采梁命夏等又疏瀆 上命寢之○先是癸亥
上命立何蕃陳東歐陽澈祠于成均館傍 教曰予見何
蕃傳又見宋陳東歐陽澈事蹟千載之下不覺起敬歎爲此
三人別立小祠成均館傍議大臣儒臣領府事宋時烈議何

蕃當朱泚僭竊之日太學諸生多欲從亂蕃以漱然一書生正色叱之使六館之士皆不得濡跡義壯功大反有勝於李晟數百萬衆矣陳東歐陽澈當宋朝被兵罔極之日痛羣奸之誤國愍忠臣之見擯慷慨上章請斬六賊請用种李以却強虜卒以見殺而不悔其學之正可見矣今若依　聖教別立小祠使諸生觀感豈不益於世道哉閔鎭重全壽興鄭知和李尚真全壽恒議同　上更問同祀人壽興曰何蕃等是大學生人當就太學生中表著如三人矣晋惠帝賈后殺楊駿廢太后董養陞明倫堂歎曰朝廷建斯堂何為乎天人之理滅大亂作矣與其妻荷擔入蜀不知所終其風節亦不下

於三人矣宋時烈議同金壽恒等以爲時詘擧嬴請姑待秋
從之至　英宗元年建祠賜額
甲申三月　特命設壇禁中遙祭　毅皇又　教曰我國之
有今日莫非　神皇恩德而尚無爲　神皇建廟事先正臣
宋時烈曾有此意欲以亦和三臣從享此事何如諸議以建
廟爲難使遂設壇歲祀又　教曰今歲是　皇朝淪沒之回
甲一倍愴懷欲於城北別築一壇以爲　毅皇妥靈之所大
臣儒臣其各收議遂以三月十九日先祭　毅皇於後苑潔
地是冬又命有司建廟禁苑後屛處諸議以爲建廟終不使
遂定以設壇乙酉三月壇成名之曰大報　上親臨將事

教曰今曉祇謁皇壇載舉殷禮幾年經營竟遂至願事勢所拘雖未準意此固可幸也將事之際怳若玉輅東巡獲近耿光予懷惻愴自發吟咏嗟爾銀臺玉署秉筆之臣其各和進

御製詩曰大報壇成肇祀親時維蚕月屬和春衣冠濟濟班行造鐘管鏘鏘禮數陳昔被隆恩銘在肺今瞻神座淚沾巾追惟宣但微誠寓切願寧陵雅志遵○英宗己巳增奉太祖皇帝及神宗皇帝以太祖賜國號神皇東援故也

乙亥命以岳武穆合享於永柔諸葛武侯廟教曰予讀宋史至岳武穆事不覺曠世相感特為合享於武侯以樹百

代風拜

○先是辛巳宗臣靈原正檍疏進 宣廟朝卞宗系時和馬

維銘詩 御製及諸臣賡和舊本 命刊布名曰光國志慶

錄 上次維銘詩幷製小序詩曰雪畫神人痛良由積至誠

箕疇敷復叙邦國喜重營綸綍迎御鳳歌謠雜囀鶯豈功何

煥爀日月幷昭明

○先是辛酉追上恭靖廟號 定宗顧府事宋時烈建白也

詳見定宗朝並中宗朝 又戊寅追復 端宗位號 中宗愼妃立祠彰

義門內延慶宮傍依 順懷昭顯兩廟例以前縣監申奎疏

請也詳見端宗朝及中宗朝 又戊戌仲雪善嬪賜諡愍懷詳見仁祖朝

己卯設增廣(以端宗追復位號慶也)取韓世良等三十三人是年冬正
言李坦啓拔皮封冒姓名之弊究覈處置召李坦使之直陳
坦曰李聖輝以表製呈而以賦得中魚有鳳試券入於露字
第三張而入格及其拆榜則非有鳳乃宋晟也俱涉可疑禁
府聖輝晟拿囚晟之試券出示有鳳則非其所作云云收券
官金戩金時郁封彌官洪受禹差備官吳碩夏書吏閔時俊
等并拿鞫吳碩夏洪受禹招內出榜之夜憲吏閔時俊抽出
初場皮封四張而走欲爲發告趙起未果云刑判李彦綱疏
言金獜至科製草本穀腹縣身一句臣見而疾摘之矣其入
格試券此一句不在其中臣竊訝惑也云云吳碩夏洪受禹

刑推則憲吏持去三丈用於朴彌渭李聖輝李秀哲一張則出給沈孟昌〻〻不用而用於李道徵云〻憲府啓今番一試券試官吳道一偏護補償尹弘离力言不可道一強取之及拆榜乃道一私密人俞世基也道一曾前掌試擧招物議猶不自悛請罷職又啓李世楨本以不文之人出榜之後人言喧藉其奴子以額外人冒入場爲上典用奸金慶復奴亦冒入現露云府啓罷榜 上曰文科罷榜○吳碩夏洪受禹刑四次宋晟刑三次金構至李秀哲李聖輝刑二次朴泰晦爲子彌渭爲嗜差備官事刑二次○時俊掐內進士及第多出吾手臺諫李正臣請覈兩字監試〻官吳道一任相元徐文

裕等推問叢露朴衡禹李昌輝李長輝朴敦義俞宅基俞復
基把因皆時俊所為也○判禁所達閔時俊招內丙子監試
覆試撥皮封用奸入格人刑曹因推鄭順億追告文科撥皮
封人宋思渝洪重泰洪錫輔朴泰斗尹愚相及平安道李姓
人等移送禁府〻〻啓丙子監試時監察金克之封彌官李
礩同謀生進七人撥封入叅并拿覈○判禁金揖曰端緒不
露一向掩滯請處分 上曰丙子科獄罪人李聖輝閔時俊
外并放是時科獄罪人八十餘人經年牢囚持平權𢡟請依
駕幸洛陽獄事速賜處分至是辛巳 親臨酌處○辛巳五
月 上親禱雨社壇還宮歷御禁府虎頭閣 命判禁金構

持公事入侍 上曰親臨爲科獄故也 命承旨問吳碩夏
洪受禹宋晟李聖輝金璘至朴泰晦李秀哲李道徵俱持前
說不服 上命仍囚而錄時囚罪人沈益昌還發配所趙大
壽邊遠充軍羅弘佐柳重器極邊定配李礩定配李秀僑盧
大濟崔文湜安翼星楊遇漢丁元壽尹以就徒配洪既濟任
尚尹金澤南咸九齡金興澤田禹疇金世烈金應英朴震謹
崔秀俊黃德弼張後漢柳濱姜履相李愚相李家隨鄭泰英
柳濟姜晦安瓛并放李長輝決杖放○壬午持平李喜茂啓
科獄罪囚議大臣酌處崔重泰俞命弘啓請還收酌處之命
十月停啓後宋晟李聖輝金璘至李秀哲李道徵朴弼渭洪

受禹吳碩夏閔時俊鄭順憶朴泰晦并絶島爲奴
壬午三月　謁聖取李喜泰等九人是年八月忠州儒崔世
鎰號科獄淹滯數年至有酌處之議則　殿下臣僚窺其淺
深又踵前習矣今春謁聖一榜俱是考官之私親洪禹瑞之
於洪受瀗趙道彬之於趙泰采任埅之於李畬皆三寸親也
李縡之於李晩堅洪受瀗閔鎮厚亦皆三寸親也全萬謹即
李思永之壻也韓永祚即金顧龜之四寸也洪萬遇亦權世
恒四寸也李海朝之於閔鎮厚金顧龜皆姻婭之屬也金攄
一榜略無顧忌無親嫌者只是李喜泰一人云九人之中皆
是考官私親則安得不疑惑乎云云即鞫世鎰刑一次招進

士朴斗山教誘矣身製疏以給云云斗山亦自服世鎰斗山
并流三千里定配
壬辰設庭試取梁廷虎等十九人臺啓以試官李整歷抵吳
遂元家事及李獻英獻章李真伋限後呈券事發啓獄成李
整寧吳遂元李真伋李獻英獻章拔榜○吳遂元道一子李
獻英兄弟師尚子李真伋大成子也至 景廟壬寅正言吳
命奎啓人臣抱冤莫甚於壬辰科獄肯綮專在李寅興請拿鞫韓配
夏啓壬辰科獄凶賊輩鍛鍊李真伋無端拔去李獻英獻章
兄弟勒謂之預作以試券中籤字體法稍異并削科矣李真
伋李獻英李獻章并復科癸卯刑判金演啓李寅興刑問三

次終不承款此事肯綮專在於李鏊之歷抵與否而李賓興
前後供內以為李鏊歷抵渠不目覩聞於其弄從弟其弄從
弟以為出榜日吁新來之說尹彭叟傳言故以所聞傳於賓
興云彭叟以為吁新來時與甲戌同為觀光云納招如一所
謂歷抵自歸孟浪矣趙泰耆曰壬辰科獄其時人作為歌辞
流入宮中之狀出於今番鞫招李賓興以科後吁新來幻作
科前歷抵之言造言陷人巧慝極矣崔錫愚曰鏊為大成時賓
興被重罰以此含怒云矣趙泰耆曰吴遂元既已復科而賓
興累次嚴刑頑忍不服雖為承款亦非可死之律施以邊遠
定配何如依為之○李鏊嘗推數于名卜有興于甲戌窮于

甲戌之語李鏊以甲戌登第壬辰科獄虜死其獄因私奴甲戌而起也○英宗甲辰又削吳遜元科○東平感異篇曰政院老退吏金姓人於修撰某家㝡親　顯宗壬子間修撰問曰汝於少時亦嘗奸於謁聖庭試否乎曰豈無一二行奸而自見驚心事惡念永斷矣有一名官有文才而性不直臨科不行奸則心甚癢之與政院吏某甲結腹心使甲密識字標並用奸乃已故科日迫近則輒有鬼變悲哭聲在屋樑間名官猶不改一日空中有大聲呼名官曰我是政院吏甲之父也神鬼以汝科場行奸論罪將先殺汝子孫絕其後仍以狂疾病汝命盡汝自有罪宜受此報吾子以賤故被賫同惡神

鬼亦將降罰比汝雖滅等不絶一縷嗣續吾子若孫且不免
禍汝乃吾之讐也自此一日一來三日再來輒哭之名官心
神怳惚如狂如癡其子其孫次第死又未久名官心疾而死
吏甲被俠客蹴踏而死只餘一孫病膝不得娶交其婢生一
兒亦病啞不能言吾目見此事誓於天不復作奸云○知經
筵南九萬奏曰舉子文體大變務為新奇天淵則曰星淵末
世則曰亥世緣此以後則亂茲以裔恭睢則唯唯不可不禁
斷
乙未 命築北漢山城設經理廳判府事李濡建白也先是
申相琓上方略請築子城於蕩春臺連接都城以為臨亂入

保全公構亦是其議廷議多言不便至是北漢既等又議等
蕩春水門
○先是壬戌有風水災　敎曰今年風水二災振古所無政
院日記考見則乙亥七月大風丙子兵起其時洪瑞鳳趙緯
韓奏曰曾在辛卯七月大風有壬辰兵以此觀之為已往之
驗脫有事變别様措置
癸亥　上患瘧女巫入闕祈禱參議朴世采疏論令攸司案
治施刑島配
甲子對馬島倭貽書禮曹有中國海賊東侵之語中外騷擾
多有避乱者京城無賴結黨稱劍契劫婦女掠財帛屠殺士

大夫朝廷捕治或死或流

乙丑鍾閣災丁卯昌德宮萬壽殿災辛未慶監李聃命以麥穗三四岐或四五岐為嘉瑞封進命還送壬申　命下銀鼠皮御衣令尚方焚之備忘曰西旅貢獒君奭作誥令副學權褚以却異物昭儉德陳戒予嘉之特下御裘焚之以示翕受之意○教曰內需司獄如漢北寺獄流來雖久心甚未安自今罷之

乙亥大飢　御製文以祭飢死民　上使掖隸拾內苑橡實二十斗下該廳具煮食之法曉諭民間又出內需司御供米壽進龍洞兩宮租及銀子內帑鹿皮胡椒丹木白礬等物以

補賑資○閒居漫錄曰近者閭巷有劉婆家積萬金締結宰
相妻妾探知卿宰家所信所畏以至奧密處歷歷詳知隨其
蹊逕而賂之操縱伸縮皆如其志嘗曰有賂而不得官是不
善用賂也其無才可知也雖幸得官將焉用哉時 肅廟乙
亥云又曰 肅廟丙子冬有一老吏歸自闕中語其妻孥曰
近來名官聚會終日所談一無及於國計民憂只論列邑所
饋多少好否曰某所送極精妙某所送頗優名流評品如此
外方之歛徵必增民怨必興國安得不亡云
丙子又大飢參議朴泰淳疏請糶彼中之說徐文重趙亨期
等贊而成之遂遣使請穀則康熙許之其賜詔有曰海東蒼

生亦我赤子命吏部侍郎陶岱以船載米泛海而至陶使我
后親覲出境上謝恩受米而去遣臣董得循繼陶又作書于
上有情弗陶岱之語又以米折價徵銀盡括國中銀貨七
八十萬兩以給之以若干米斗分給飢民米甚陳腐殆不堪
食々輒大痛々輒傳染數月之內癘疫大熾遍于一國八路
殞命者殆數十萬兵燹之慘未足喩此觀其赤子之語情弗
之書其爲羞辱莫甚而士大夫家甘心取食畧無愧恥誠可
痛也◎丙戌丁亥荐飢丁亥春斑疹死亡殆甚毒癘令道臣
設祭祈禳又 命痛戒群飮○甲午湖南賑穀船利泊濟州
上喜下御詩于海邑尉曰千里南溟利涉難風高移粟亦

間閩報來艇船皆無恙天意分明濟寡鰥
丁酉　上幸温陽臨浴温湯登稷山靈沼亭即　顯廟温幸時
所建也　御製小詩曰小池之北有蓮亭追想當年涕自零
聽鍾觀文增我感嗚呼　聖德筆難形○温幸時進士鄭泰
章上疏李翔事令稟處金昌集啓向來李翔之疏論湛獄此
山野透洞反為仇嫉輩所文終致瘐死獄中暴屍都市二子
一奴及門生一人死於桁楊被禍之慘古今罕有彼搆誣者
以為翔生心於柳斗星之財產此豈萬〻近似者乎甲戌改
紀之初自　上詢諸臣柳尚運對曰斗星於翔為異姓六寸
之子又多同生斗星雖死其財產盡歸於翔乎斗星之妹以

誣母因朴泰溥啓推問而斗星妹以翔教誘納供人莫不稱
寃盖尚運嘗謫湖中詳知物情其言如此矣諸臣皆稱寃遂
有復官之 命俄因朴泰尚疏而還收矣今當臨幸溫泉之
日有理獄威擧若論道內寃獄莫先於此閔鎭厚李觀命所
陳同 上曰當爲翔伸卞者非止一二儒疏遍及於來臨本
道之日若非至寃似不必如是一向陳卞特爲復官可也○
上謂左相金興慶曰刑書文案有百年獄事母有奸夫其父
痛心致死臨死遺令必報讐一日奸夫來在其母之室百年
不勝其忿且不忍負其父遺言遂刺殺之矣左相曰臣曾見
漢事漢景帝時有妻殺夫而其子又殺其母帝不能決時武

帝在傍曰其母殺夫時使不戒其母有何不可殺之義乎景
帝大奇之臣意此獄亦可宥矣上意矜之特釋之該書執
不可遂流之○廣州民李尚信習射於家後其母適坐籬內
尚信彎弓將發之際手決脫矢橫發中其母腰三日而斃殮
葬後尚信詣官自告請被戮尚信父亦以為尚信累次自縊
救解張乃告官云大臣許積議尚信不可一日容息覆載间
宜即自決而為其父所救至今不死亦可見頑蠢也子孫於
父母過失殺之杖一百流三千里自有本律朝家用法不可
捨律而加罪 命依議○谷山金二婦以童稚刺人於場市
以報其殺母讐仍又歸詣擅殺罪道臣馳啓大臣皆曰宜襃

不可罪 上命分揀○丁卯慶尚道私婢春玉毒其夫復讐將償命諸大臣議子之父妻之夫一也復讐之道不宜異視且其夫逢丸致死之時發狀告官則擅殺之罪亦不當施可褒而無可罪矣 傳曰春玉痛夫非命剚刃於讐人此丈夫之所難況鄉曲賤女極為嘉尚特為旌閭○明川寺奴妻莫介産子欲殺之被人救止問情則丐乞中生子無保育之理不得已至此云云 上以其敗倫欲用死律因大臣議遠配○大興山城別將失庫銀数百兩起庫直之偷先訊其十二歲兒子取服為證移送捕廳入啓刑曹施律南相九萬劉以子證父大関倫理請罷別將捕將刑堂○庚寅三嘉出身洪

邦弼為人所殺其妻崔氏與其女積年伺便手刃剖肝以食
道臣以聞 上曰兩女節義無愧古人此不但特原擅殺之
罪而已大臣李濡徐宗泰議專殺後雖可慮旌閭有難輕擧
特令復給○前參奉申勉杖殺愛奉者愛奉妻玉禮不勝忿
打勉之額十六日死其子光斗告官因玉禮施刑〻官李翔
啓玉禮擅殺應死之人本非死罪復其夫讐亦有可恕之道
金賜胄曰為夫復讐姑無代殺之理擅殺有律不可全釋矣
從之○前持平俞彦明父正基嘗告其後妻秦英多悖行請
離之按覈則秦英乃暴訐其夫内行又言彦明夫妻不善事
之狀大臣以為離異非國法參酌遠配秦英其後正基又引

大明律毆夫聽離之法駕前申訴未及覆議而正基死彦明
補父命不以毋事臺諫金有慶疏請離異李相禽請許之金
鎮圭駁議曰奉英許訴其夫罵也非毆也正基感惡妻不能
刑家冒恥請離今又身死離人夫婦尚不可況毋子之倫義
乎閔鎮厚議泰英性行不順訐訴其夫擬以七去固無不可
去者其夫去之也離異者朝家使之離異也大明律凡妻毆
夫者杖一百夫自願離異者聽今其夫已死離異二字元無
所施命依議○京城兒俊傑者年九歲毆打隣居十一歲兒
虎良者致死於三日之內 上曰九歲兒斷以一罪寔涉矜
惻大臣鄭致和閔鼎重以為至當遂 命減死定配○朴孝

娘名文娘星州人壽海之女壽海即文憲公死亨之後大丘
居前縣監朴慶餘醉琴軒之後也還葬其祖於壽海先山近
地嶺伯李冝顯以壽海侵訟營門杖殺之孝娘時未及笄躬
率奴僕掘慶餘祖墳出棺斧斫放火以待慶餘之來慶餘率
四百餘人執刀挾槍而来孝娘持釼突入欲刺慶餘衆槊乱
刺殺之 上命旌閭嶺南士人作朴金山骸露歌金山即慶
餘祖也又作孝娘傳以哀之孝娘弟慶娘擊錚復讐○淮陽
府使俞信一以北儒李友白科行上京犯前導棍打殞命信
一就囚禁府行查得杖斃狀諸大臣以為不拘獄體只就情
節斷之恐為後獘 上判曰殺人者死償命之法獨不行於

士夫我政院繳奏 上曰信一殺人焉得免死承旨趙奉采
李廷謙并罷職信一竟瘐死獄中○上聞前郡守洪萬恢家
有椋桐木使掖隸求之盖萬恢即永安尉子也萬恢下庭伏
曰雖名國戚遠為外臣以其木進有罪不敢也臣亦不敢留即
技之○掖隸牽入一橐駝於宮中承旨朴世燆李墍以不肯
奇歎陳戒 答曰買來之宮奴已自該宮治罪而使之牽來
不過一見其物像而已即命留門出送○上讀洪範教曰箕子受
封于東教化大行得小中華之名箕子之力也遣承旨致祭
并祭檀君東明王○上御經筵 教曰孔孟程朱皆諱名獨
曾子不諱可字并諱之○上嘗御經筵崔錫鼎進曰 先朝

嘗以萍字下問儒臣不能對有一武兼曰此在白居易養竹
記　先王嘉之仍命武臣入參經筵○東平尉鄭載崙以主
歿子夫蹟援班城尉姜子順河城尉鄭顯祖例乞再娶且引
先朝欲存孟萬澤尉號使之再娶之意爲儀賓再娶之證
上許之而已臺言不可遂寢其命仍定儀賓毋得再娶之法
○嘗夜對講畢賜酒　命隨量飲行盃八行諸臣或失儀侍
讀官朴泰遜乞養八十歲外祖母參贊官李寅燁言法例父
母外不得乞養榻前陳私悃又格外請推考　上笑曰酒後
勿推情事惻然依施○景廟代理時刑判權𢡨上書臣所後
父已贈六卿今臣應贈之典無處可施閔維重申琓爲本生

祖父本生親乞贈蒙恩矣乞依此例臣本生父贈職依施
庚子夏六月初八日 上昇遐十月葬于明陵○行狀王以
千乘之尊躬嘗閱之行奉事 慈懿明聖兩東朝承歡晨夕
和氣藹然又曰臨御四十六年夙夜兢業一以敬天勤民為
務對越之誠上格于天如保之仁下孚于民又曰建皇極之
正明人倫之晦大經大法建天地而不悖俟百世而不惑嗚
呼盛哉○誌文略曰 孝廟嘗夢見 明聖王后寢室有物
覆以衾開視則龍也 孝廟覺而喜曰將得元孫之吉兆乃
預名小字而待之至辛丑 王誕降 王五歲時 明聖有
疾病 王跪進粥飲后曰汝勸何不從強進之 王嘗有所

養雀雛死則令瘞之内局取牛酪其犢悲鳴 王問其故不進酪愛親之誠及物之仁自幼如此嗣位以来一以敬天勤民為第一義憂勤惕慮四十年如一日又曰甲申春設壇禁苑進祭致 皇又 命設壇宮城北名以大報歲祀 神宗又曰臣曾於槐院故紙中得 皇明成化年所賜印迹 命摸刻作寶遺命此後嗣位勿用清國寶而傳此寶使萬世子孫不忘 皇朝之恩也又曰嘗講禮 敎曰五禮儀去禮中烏帽黑角因閔純議廢止而團領衣布裹帽未有變復古制可乎及至大喪百官承遺命乃受衰如古禮又曰早登天位銳意圖治邦禮初定羣壬戕賢賊臣謀亂國命綴旒 王乃

沉毅默運揮除凶逆 宗社再安世道清明 坤儀一傾好
凶得意流言罔極事有難言 王乃翻然悔悟日月更新長
秋復正山皆 王明睿所照不遠而復者也又曰丁酉代理
東宮固辭 答曰近日事處分正而是非明可以不惑於
百世事関斯文予意汝遵莫之或撓盖宋時烈尹拯師生為
一世爭端 王始定是非故有是教也又曰 王崇儉節
約從諫如流衮服之外不服錦段幃帳皆用青布朝夕膳羞
不過數器 王之盛德巍乎煥乎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左相
李頤命製進
○進上尊號時賓廳啓辭 端宗復位聖孝益光坤位重正

日月貞明追 神宗罔極之恩 孝廟至痛之 教等壇享
祀大義聞於天下風拜動於一國云云

肅宗朝

相臣錄

領 權大運 字時會號 己巳以首相不違 甲戌庚辰追特復官

左 閔黯 字暢如號 庚申後謫死己巳復 甲戌奪

左 閔鼎重 字大受號老峯謚文忠己巳謫卒 甲戌復

右 金錫胄 字斯百號息庵謚文忠己巳削 甲戌復

右 鄭載嵩 字子高號 謚 太和子

左 趙師錫 字公擧號晚隱謚忠肅被汚去位 己巳謫卒甲戌復

領 呂聖齊 字希天號雲浦謚景憲戊辰北 竄放還入相

右 金德遠 字子長號 己巳特拜翻庚申 獄甲戌竄應南孫孫

逆 右 許穆 字和父號眉叟年八十一以嘗令一年内 超擢磁曾孫

右 吳始壽 字德而號 辛酉罪死己巳復甲戌奪

右 李尚真 字天得號晚庵謚忠貞選清白己巳北 竄

領 南九萬 字雲路號藥泉謚文忠奉翊賀甲戌希載 業同獄緩治辛巳臺論村齋智後孫

左 李端夏 字季周號畏齋謚 荇五代孫九庵 門人

右 李翽 字仲羽號送休謚忠憲有謙子

左 睦來善 字來之號睡翁己巳特拜逼逐坤宮

右 閔黯 字長孺己巳去魁甲戌賜死辛巳論逆律

左學 朴世采 字和叔号玄石諡文純言後孫

領 柳尚運 字悠久号陋室諡忠簡辛巳付處 寬後孫

左 尹趾善 字仲獜号杜浦諡 趾完兄

領 崔錫鼎 字汝和号存窩又明谷諡文貞九拜八領鳴吉孫

右 閔鎭長 字雅久号 諡 庚辰拜 未甫卒老峯子

領 李畬 字子三号睡村又浦陰諡文敬端夏侄

領 李濡 字子雨号鹿川諡忠正厚源從曾孫

領 金昌集 字汝成号夢窩諡忠憲壽恒子

右学 尹拯 字子仁号明齋諡文成八十一拜宣擧子

右 金宇杭 字濟仲号甲峯諡忠靖特拜

右 尹趾完 字叔珍号東山諡忠正庚申登具始壽甲戌 陳供奉如叔跡丁酉跡作李頤命稀對

右 申翼相 字叔弼号醒翁諡貞簡甲戌以泰判一年 超拜用溉後孫

領 徐文重 字道潤号夢漁諡恭肅景雨孫

左 李世白 字重庚号北溪又雩沙諡忠正

領 申琓 字公獻号竹西又絅庵諡文莊景禛曾孫

右 金構 字士肯号觀復齋諡忠憲

領 徐宗泰 字君望号晩靜諡 外孫 特拜文重侄李明漢

左 李頤命 字養叔号疎齋諡忠文特拜景輿孫

右 趙相愚 字子直号午橋又東岡諡孝憲七十二拜

左学 權尚夏 字致道号遂庵諡文純

右 趙泰采 字幼亮号二憂堂謚忠翼師錫姪

文衡錄

金錫冑 見上相臣錄

南九萬 見上相臣錄

金萬重 字重叔号西浦以协訟遞兵判

閔黯 見上相臣錄

朴泰尚 字士行号晩休吏判謚文孝

吳道一 字貫之号西坡兵判謚　謫卒

徐宗泰 見上相臣錄

宋相琦 字玉汝号玉吾齋謚文貞吏判 以堂上陞典

左 李健命 字仲剛号寒圃齋謚忠愍 特拜頤命從弟

閔點 字聖與号難梧齋成黯弟

李敏叙 字彝仲号西河謚文簡吏判

南龍翼 字雲卿号壺谷謚文憲吏判

權愈 字退甫号　溪吏判陽村十一代孫吉昌君 跬十代孫

崔錫鼎 見上相臣錄

李畬 見上相臣錄

崔奎瑞 見景宗相臣錄

金昌協 字仲和号農岩謚文簡礼判

李寅燁 字季章号晦窩謚 行以吏判 以物议不得

金鎮圭 字達甫号竹泉礼判

李觀命 見 英宗相臣録

趙泰億 見英宗相臣録

湖堂録

趙持謙 字光甫号鷗浦又迂齋副學

吳道一 見上文衡録

朴泰輔 字士元号定齋贈吏判謚文烈文壯忠教 己巳䟦杖殞兄泰維字士安号白石持平

李玄祚 字季商大諫

柳世鳴 字甫能校理

姜銑 字子精号敬庵又白閣礼判

金楺 字士直号儉齋吏參謚文敬

李光佐 見 景宗相臣録

林泳 字德涵号滄溪行副學十八生壯玄石門人

李畬 見上相臣録

徐宗泰 見上相臣録

閔昌道 字士會參议

金文夏 字聖起校理

權重經 字道一叅判

洪墪 字承基應教

蔡彭胤 字仲耆叅判

李海朝 字子東號鳴岩青湖一相子監司

李肇 字子始吏判

李縡 見英宗文衡錄

林象德 字潤甫又彛好號老村校理

任守幹 字用汝承旨

洪萬遇 字季會吏佐

勲臣錄

庚申 奮忠效義炳幾協謨保社功臣 討逆推禎○鄭元老初錄於三等以不盡告發伏誅削功臣錄李師命金益勲趙泰相申範華李光漢李元成等六人已巳翻案削勲甲戌罷復金錫冑等五人勲而臣錄勲則勿論○李師命完寧君金益勲光南君趙泰相楊原君申範華平陵君李光漢龍溪君李元成完興君

一等二人 金錫冑 見上相臣錄

金萬基 見顯宗文衡錄

二等一人 李立身 陽興君武正憲平兵已巳栲死伸

三等二人 南斗北 寧豊君以恭府子已巳庚死伸

朴斌 密林君郡守庚己巳刑仲

廟庭配享

南九萬 朴世采 尹趾完 崔錫鼎 并見上相臣録

抄選録

朴世采 字和叔号玄石又南溪東亮孫漪子見相臣録

權尚夏 字致道号遂庵又寒水齋見相臣録

李喜朝 字同甫号芝村静观齋端相子尤庵门人大憲謚文簡仁川鶴山祠弟賀朝号三秀軒懸監

李世弼 字君輔号龜川白沙曾孫参判謚文敬子台佐

羅良佐 号明村萬甲孫明齋门人掌令

尹拯 字子仁号明齋宣擧子權緦壻見相臣録

金榦 字直卿号厚齋玄石门人賛善

金昌翕 字子益号三淵農岩弟徒善贈吏判謚文康弟昌緝圃陰昌業老稼齋昌立潭齋

李箕洪 号直齋執義尤庵门人

李玄逸

閔以升

蔡之洪

李 東

補遺

李睟成 字士秋号歸樂亭兵判謚忠肅 壬寅禍右相翻子金退憂婿

權始經 号七休判書

崔昌大 号昆侖副學錫鼎子

李著晩 号東崖參判東阜玄孫

姜世龜 号三休堂鎬子大諫辛巳寧 懷德祠

朴世堂 号西溪判書梧退耆社姪子

李玄錫 号 翕聖來孫判書著皇明綱目

李鳳徵 号隱峯[illegible]辛巳寧

李震殷 号瓠峯同知

朴泰維 号白石定齋兄持平

俞彦吉 号梅村進士

洪世泰 号柳下賤人察訪息庵愛其才拔出死地